

# 現代文藝

第三卷 第四期

4



王西彥：門

檻

青冰：女人的故事

李雷：荒涼的山谷

改進出版社發行



# 第三卷·第四期 目錄

小說

門檻……………王西彥(一二五)

女人的故事……………青冰(一四〇)

母親……………青苗(一五三)

雜感

鑑賞種種……………穆莪(一三三)

偶像之變形……………亦會(一三六)

散文

黃楊木……………施稔(一三三)

山野間……………夢白(一五八)

詩選

荒涼的山谷……………李雷(一四八)

林中……………鄭綠芷(一五八)

班長·牧師·牛……………高崗(一五九)

長篇連載

馬來亞的狂人……………S. 檳威格作 陳占元譯(一六三)

編後記……………編者(一六四)

灌馬(木刻)……………何魯(封面)

# 現代文藝

第三卷·第四期

民國三十年七月廿五日出版

永安 南平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晏汀 沙縣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表	預 定 (內在費郵)				每冊	零售
	全年	九個月	半年	三個月		
本省	五元	四元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五角
外省	五元	四元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五角
國外	十元	八元	五元	三元	一元	一元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 門 檻

王 西 彥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找尋，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節

蜜的表情。

出了車站，和一個滿臉酒刺，絡腮黃鬚的脚夫做了伴，羅志偉往一條回家的田間小徑上走去。是初秋的爽朗的天氣，高遠的天壁呈顯着純一的澄藍，鏤刻着稀薄而柔軟的白雲，微風輕輕吹拂，空氣里流蕩着一種和平幽穆的氣氛。向晚的陽光，透過雲縷，以最後的餘暉無力地普照着大地。時節臨到收穫期了，農民們在原野上紛紛忙碌。到處是稻床的嗚響和生活的辛勞。只要一聞到故鄉的泥土的氣息，在羅志偉的窻息的心扉里彷彿立刻被吹入一陣甦蘇恐清風，全身的血液也就陡地疾速起來。他貪婪地掠取着各種鄉景，甚至從迎面走來的幾個戴着斗笠的送「小點心」的農婦的紫紅色的臉上，也感到一種異樣親切的感情。

「唔，我終於回到家鄉來了！他小孩子一般地想着，臉上掠過了一個甜

脚夫是一個沉默寡言的脚色，始終不肯作聲。……走近一個小小的山邱了，在還不十分高大的松林里，傳出牛鳴聲和牧童的歌唱聲。噪林鳥喧鬧着，牧童在高聳直拔的樺樹和栗樹上追逐着松鼠。一頭未經穿鼻的小黃牛，豎着尾巴從松林里奔將出來，但立刻發現自己的孤單了，於是抬起頭，茫然地作着呼號，嗚嗚不已。羅志偉走近去，伸手企圖撫摸它一下。那小黃牛却扇扇長耳，做了一個拒絕的姿勢，四脚凌空地打着「虎跳」，匆急不迭的逃跑了。

——逃跑了，你逃跑了！

在這一剎那間，湧上羅志偉的意念的，是那業已「逃跑了」的全部的童年生活。自己曾經是和黃牛松鼠作過伴的鄉野孩子；曾經在山上的草地裡打過滾，在廣袤的原野上度過一長串的黄昏和早晨；曾經對着焦紅的晚霞出神；曾經跟隨樵夫柴女唱過猥褻的歌；曾經上樹捕

鳥，下水捉魚；曾經在收穫期和路上來往的農婦們一樣地送過飯，而且還站過稻床角，對着舞過鐮刀；那日子是多麼地近，然而又多麼地遼遠呵！和離開了童年同時地離開了家鄉，投身到外面那姿態暴戾的生活的洪流里去，在湍急的漩渦里打着滾，如今却帶着渾身的疲累和塵灰，渾身的惆悵的情緒，像回到慈母的懷抱里來一樣的，回到自己的家鄉來了。

他舉起手杖敲了一下路旁的小小的碑石，隨隨便便的問道：

「喂……到清塘溝還有幾里路？」

「你是問到清塘溝嗎？」沉默的脚夫依然頭也不回地走着，「還有五里，路倒是長路，該說還有六里的哩。」

「到竹荪村呢？」

「唔，」脚夫把頭一抬，「前面那瓦背就是。」

其實，雖說離開家鄉很久了，但對這些地方却稔熟如故。故鄉是結在記憶深處的東西，永遠難以忘懷。所以要這樣的問着脚夫，不過想藉以引起那沉默的脚色的話題，彷彿能夠和這位同伴搭談幾句，也是一種愉快和滿足。可是顯然的，這企圖是失敗了，他很感快快。

於是，在跨着步的時候，便特意地用手杖敲擊着路旁的每一樣東西，無論它是一根草，一株稚木，或是一塊石頭。

竹荪村很快的到了，脚夫漠不動情地問道：

「你要在竹桂村歇一歇腳嗎？」

是的，要歇一歇腳。竹桂村住著羅志偉一個名喚孝純的遠親，也是朋友和同學。在小學和中學時代，他們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好伴侶。兩人年齡相若，嗜好相同，抱負憧憬相同，曾經私下訂過可笑的盟約，互相以同命運相許。但是——在中學畢業了業，生活的鞭子便把他們趕上兩條不相同的道路了。羅志偉在鄉下一個國民小學里做「糊塗王」，不久便娶了一個鄉下女人，生男育女，成為鄉里間的一名小小紳士。而羅志偉，偶然的雄心使他遠離了家鄉，仗著自己的可驚的毅力和忍受，進了大學，嘗了愛情的酸苦，出了學校大門後，又經受了無數次世事的磨折和打擊。如今，這位遠遊客帶著滿身傷痕回來了，他渴望著看看那個過去的至友。自己是一個生活上的敗北者，或許樓孝純反而成功了。他要看看他，這是一個生活的祕庫。

他習熟地走進村口。一隻小黑犬向他懶懶地吠了幾聲。幾個在門口簷下做活的女人，以驚異的眼光迎接著這位坐客。到了，樓孝純的家門正虛掩著，門上貼著主人親筆的紅紙斗方，寫著「知足常樂」和「無忌心安」八個大字。……他突突地心跳起來了，一股陡然湧出的感情在胸口激急走動著。

於扣了扣門環後，一個衣着楚楚，臉色健康，幾乎可以說是美麗動人的女人給他開了門，露出一口潔白的細牙，默默地微笑着。

他向她說明了來意。

「請進吧，」她熱情地招呼，「他今天進城去了，還不會回來。時常聽到他說起的，路上辛苦了……大玄，小玄，快過來叫一聲表叔。」

兩個健壯的赤腳的小孩子奔了出來，睜大著疑惑的眼睛。

這使他感到極大的窘迫……但終於，他訥訥地說了「改日再來」的話，辭謝出來了。那脚夫却彷彿預知他不會停留似的，獨自遠遠的走到前面去了，他也便跨著快步趕將上去。

## 二

羅志偉的這一次回家，原就沒有什麼好心境。而且說到家，自從那被稱為「勞碌命」的父親一過世，第二年就跟哥哥分了鑿，自己却和一個衰老不堪的母親居住在一起——更確切地說，把應得的一份貧乏的家產往母親手里一丟，便隻身出遠門追逐新生活和新命運去了。現在，自己又回到闊別已久的家裏來了。在家門陡地出現的時候，母親一雙哆嗦的手拉著兒子的衣襟，不敢置信似的，流着眼淚吃吃的說：

「你……回來了！」

於是嫂嫂出來了，姪兒出來了，叔叔和堂哥堂弟們出來了。嫂嫂一面吩咐去叫回哥哥，一面便把他讓進「小正間」去。嫂嫂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鄉下婦人，髮髻鬆散，圍著半截的小

布裙，大概剛在餵豬的吧，雙手溼淋淋著麥粥。這時她顯得很興奮，連聲音也顫了，慌慌亂亂的拭桌檯，移這搬那。

「小叔叔，」她一壁激情的說，「你回來了，也真該回來了。反亂的世界，長年在外面，那裏有在自己家裏的好……」

「是的，我回來了。」

回答著這樣的笨拙的簡短的話，一種要哭出來似的情緒在胸口湧激蕩著。嫂嫂又忙著煮茶去了。母親進來一回，也為兒子準備什麼充飢的去了。叔叔和堂兄弟們都一一的致了意。伏在竹絲門簾外面的，是一羣孩子們的好奇的眼睛。

——是的，我回來了！

他在心里對自己又說了一遍，便注意起這間古屋來了。

這屋子是父親的書房。自從有記憶的時候起，它便是自己的世界。兄弟兩人，跟隨著父親在這里讀那些艱澀的書籍，受最初的教育。即使是年份如此久遠了，白聖也業已被時間的沐浴，變成黧黑了，但在臨窗的那牆壁間，不是依然留著自己兒時的歪倒的字跡嗎？陳設在這里的傢具，無論是書箱，木櫃，椅桌，或是壁上的聯幅和殘留的字條，那一樣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但總覺得現在要比以前陰黯得多，沉悶得多，地寂寞得多。他站起身，讀著那被塵埃蒙封住的殘闕不全的聯幅上的字句，重溫著那遼漠的過往，那一去不復返的童年。

他的眼睛落在蟄伏在牆壁貼近樓板的暗黑處的幾隻牆虎。在童年時代，它們是一種恐怖的形象，說是那多節的長尾巴，可以節節的飛入人們的耳朵，鑽入腦門吮吃腦髓的。這樣的毒物，那里能容它蟄伏在屋子裏呢？……

晚上，哥哥回來了。哥哥原是一個雄心萬丈的人，他於父親去世後，立志要振興家業，耀揚門楣。當羅志偉還在大學里讀書時，他幾次的寫信給他，把一些可笑的奢餘的期望寄託給他。這曾經使他痛苦。現在，自己一個負着傷的打了敗仗的兵士一般的回家來了，他等待着哥哥的那一付失望的表情。

但他的預想錯了。哥哥顯得意外的高興，一見面，就如像要把他擁抱起來一般的熱烈的歡迎着他。

「你回來了，我三腳併成兩步的趕回來……兄弟，你瘦了，你在外面過的什麼生活？幾年來，望半天星月一樣的，望得了你一封信用，可是有沒個通信地點，你跑得多麼快！兵荒馬亂的年頭，回來了，就好好的安心住在家里，不要又忙着出去了，只要回來就好了。」

在黯淡的油燈光下，哥哥的表情很平靜，說話的聲音也很低沉，如像是從一個鏡子上敲出來的。

「家道也真難！……」  
哥哥又以同樣低沉的音調訴說起家常來。自從戰爭起來之後，因為鄰近戰區，家鄉一直沒有平靜過。尤其是敵人過了江，謠言便越來

越多。敵機三天兩天的低飛分散傳單，打着機槍，生命變成朝不保夕的東西。車站里一次大轟炸，有一個七口人的家族同時在一株山坡邊的大樹下殉了難。有一個堂房的兄弟，牽着一頭黃牛從田間回家，在半路上喪命於一顆半天飛來的子彈。隣村一對老年夫婦，逃避飛機，一個未滿週歲的「老來子」因而犯了驚風症死掉，兩夫婦在一個子夜里互抱着頭投下了河……這樣的連串的不幸的見聞，改變了他的觀念，打破了他的夢，使他變成消極畏縮的人物，數年之間，心身都迅速地衰老不堪了。那過去的雄心，業已化成虛幻的雲霧，被風雨濤地吹散。而且，女兒長大了，家累加重了，田園荒蕪了，自己又多病，缺乏着手。而且，纏圍着他的，又是一羣勢利的輕蔑的眼睛，因此心裏愈來愈感寂寞，感情也愈來愈感孤獨。

「打下要英雄的拳手，」哥哥搖搖頭，以苦悶不堪的聲調啣着說，「我們可不要心高，天上的月亮要長臂膊才攬得到，我們兄弟可不是那樣的人。現在你回來了，我的心也安了。回來吃口平安飯，總比在外面爭搶搶的好。唉，你看你有多麼清瘦！……」

羅志偉沒有話。哥哥的言語一下下的捶擊着他的心，使他感到酸痛。

「比方吧，」哥哥又歎了一口氣，「第三房的宏成，原是灶子第在腳背上，牙縫不黏米的人，可是前年起替城里施怡記去押車運貨，只兩工夫，自己店開了，田買了，現在又在村

子前面造「十三間」了，兩年工夫，說是撈到三十萬，討了一個不三不四的下路女人，兩隻手帶滿珍珠戒子。那個氣勢，簡直衣裳角也碰得死人！」羅志偉拾起頭，却遇到哥哥的譴責似的眼光，隨即逃避一般地垂下臉，聽哥哥往下說，「他在外面逢人誇大口，說你偉弟讀了幾年大學還抵不上他半片指甲……我聽了也不生氣。我們原來不必去比人家。樹樹有長短，人那里比得了人呢？」

哥哥說着這些話時，如像在說着別人的故事，完全是一付漠然的神色。那由昏黃的油燈光所照映在壁間的影子靜止不動。但這却使羅志偉感到更大的難堪。哥哥業已不是以前的哥哥了，現在坐在自己對面的，是一個理想和熱忱受着殘酷的傷害的人，一個永遠沒有激情的

人了。  
壓制着一縷酸苦的無奈的情緒，他喃喃地自語道：  
「是的，那些拿別人的血肉來做自己的營養的人，是愈打愈肥了。」

哥哥似乎並沒有聽清楚他的話，或者是不了解他的話。繼續下去，便又說到兩個兒子的事情，說是天資太壞，讀了兩三年的書，可還認不得自己的名字。

「却是挑大糞的料呢。爲了這對寶貝兒子，使我心灰到極點。常言說是麻雀跟雁飛，我也沒有這樣高的心。我想通了，看透了，這幾年分心不要高，有銀碗捧銀碗，沒有銀碗就捧

捧

木杓。我如今只指望他們讀一筆記賬的字，知道出十進八就算了，做爹娘的怎保得他們一世呢。

於是又提到父親的墓場的事。父親是一個風水迷，生前捐着一個羅盤針，跑着這山那水，要爲子孫萬世找尋吉地。但那久長的福祿未曾覓見，而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却消逝了。草草地下葬的當時，就說過那墓場太潮溼，而且背風太大，是要在最近時期內遷移的。

「快六年了，」哥哥沉吟地說下去，「時間有多快！墳前的碑石也還沒有給豎呢，不說遷移的事了。你也不容易回家，這一次可得辦妥它才好。」

喟歎的泉源是不會枯竭的。哥哥又說到親戚的事，族衆的事……神情永遠是淡漠的，聲調永遠是低沉的。

燈盞里的油乾竭了，燈光更其暗澹。最後說着「早點睡吧」的話，哥哥陰靈似的出去了。羅志偉躺在床上，雖說是在長旅之後，但代替疲憊的，是一種激動的情緒。奔馬一般的，在他意念中輪轉着各種各樣的形像。

「我是一個可憐的失敗者，我在各方面都失敗了！」

他懊惱的用拳頭輕輕捶擊着自己的胸口，他聽到遠處互相呼應的鷄鳴聲了。

### 三

在起身前，樓純來了。他幾乎是一路叫嚷

着飛奔而來的，急促地敲着房門。

「志偉！志偉！你回來了！我以為你不要家鄉了！一輩子不再想到我們這些老朋友了！」

這一對童年和少年時的伴侶緊緊地握着手，四隻眼睛在對方的身上尋找着變動。大家心里都不免有幾分納罕，都驚訝於時間竟然在對方身上起着這樣巨大的作用，把一個人改變得這樣厲害。這種變動完全顯示在乍一見面的表情上。和時間相競賽，人是多麼脆弱可憐的東西。

「你胖了，孝純……」

「可是你却瘦了，」樓孝純從真情逼出這樣的話，「這些年來你在外面怎麼個跑法？我時常在對自己說：『他會回來的，他一定得回來。』現在你可真的回來了。」

羅志偉的眼睛開始閃現着淚光。「不錯，我回來了。」他又在自己心里重述一遍，他覺得剎那之間自己變得異乎尋常的矮小，簡直不敢在老朋友面前抬頭了。他窘迫得說不出一句當確而完整的話，彷彿驀然地闖來一樣東西，把彼此隔絕着。對方看見他不說話，便又復重覆一句道：

「你可實在是瘦了，老了！」

把羅志偉救出這窘境的，是進房來的哥哥。隨後嫂嫂的茶來了，母親的點心來了，話題也就引起來了。樓孝純和哥哥談到農事，談到物價，談到一些細小的鄉間。他的臉色紅潤而

飽滿，時時發出洪亮的笑聲。這是一種樂天的笑，不含絲毫憂悒的孩子似的笑。在羅志偉的眼里，他是一個懂得生活，從生活獲得了最好的營養的勝利者。

臨了，哥哥站起身，說道：

「我到田里去看看……你倆談一談吧，六年沒見面了哩。」

當房子里僅剩下他們兩個的時候，樓孝純便審問官似的向老友探詢起生活上的各種細節來。他的探詢是瑣碎可笑的，但也就是親切關心的。

「唉，你這個雄心……」

這樣歎息着，又談到了燎原火一般瀰漫着全世界的戰事。

樓孝純饒有興味地發着自己的議論：

「我還爲了這特意定着一份報……我要說，我不是在看報，只是在看熱鬧。你看打得多麼兇，人死得多麼多，人類又是多麼的愚蠢！爲什麼要這樣互相殘殺？怕人類不會斷種嗎？怕世界不會毀滅嗎？抑還是怕大家生活得太好了？……報紙整版都是載着兩個大字：『屠殺』！爲什麼要這樣？難道全人類都變成瘋狂了嗎？」

這話却立刻使羅志偉生出淡淡的反感了，他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戰爭……不過它總得代表『是』和『非』的兩面，不然它便不會起來，例如我們的抗戰……」

「我不相信你這為戰爭的辯護，」樓孝純切斷他的話，「常言說的是，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張三和李四打架，不是他說你是黃肥，便是你罵他是烏龜，八兩對半斤，彼此彼此！沒個名堂，怎麼打得起來？比方這次德國希特拉向蘇聯宣戰，先下手為強，飛機唐克一齊衝了過去，然後希特拉才來一套廣播演講。你說他不冠冕堂皇嗎？他也未始沒有道理，他說蘇聯先在作惡打算——可再不提蘇聯是共產黨了，道理變了，不為主義專為利害了。可是蘇聯這面呢？那位戴眼鏡翹鬚子的莫……莫什麼夫呀，說是斯大林委託他出來講道理——也有道理！自然，德國希特拉先動手，他打我我不能不招架嗎？就這樣打起來了，雙方用飛機炸，用大砲轟，用唐克車衝……」

他做了一個制止羅志偉插嘴的表情，繼續說下自己的話去。這些話如像是一股墜著的阻流，一向受着障閉，如今找到宣洩的對象了，便以不可遏止的氣勢湧出來。

「……人是血肉之軀呀！可是你瞧報上載的，開戰不到兩旬，雙方死傷在百萬以上！一百萬！一萬，十萬，一百萬！試想想，一個人從肚子里懷孕十月到撫養長大成人，受教育，學打仗，這中間耗費去作父母的多少心血，耗費去社會的多少財力……可是不到二十天，死傷一百萬！」激情使他有着着一付不勝其悲愴的面容，他的聲音愈來愈高，身子如像安置在一條漂浮於湍流之中的小船上，左右搖晃，「不消

說，這一百萬都是年青人，都是人類的精華，他們每個人又都是若干人的生活中心，他們各自有着父母妻小，可是一死便是一百萬！而且……你聽我說，殺死他們的飛機、大砲和唐克戰，又正是他們自己挨餓受凍的結果，本來製造這種殺人工具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資料，現在却拿來互相殺人，拿來屠戮和毀滅自己！為什麼不把這些幾萬萬幾千萬的金錢拿來造好房子，做好衣服，買好食物？為什麼不把它施捨給那些無衣無食的乞丐叫化？戰爭，戰爭！不斷的屠殺，不斷的製造新的乞丐叫化！我看到這些，想到這些，我生氣，憤怒……但我知道這種生氣憤怒是徒然的，我只是一個小百姓，還是不管去管他們吧。這樣一批一解，倒好了，報紙上的新聞於我便變成了不相關的東西。所以我說我是在看熱鬧……」

於是他笑了起來。聲音很洪亮，鼓出着肥滿的兩腮，眯着眼睛，是一種滿足的笑，勝利的笑。

門簾外，為這笑聲所招引，有一羣小孩子聚集圍來。在竹簾的空花的罅縫里，嵌着一些細小的眼睛和指頭。而當室內人的眼光一移往那竹簾，它們又立即悄悄的失蹤了。

這笑聲也給了羅志偉一種壓迫，他喃喃地分辯道：

「戰爭的起來總是有原因的。稻子若是給蝗虫咬壞的，我們就得設法除去那蝗虫……」

「原因？」樓孝純揀嘴了，「那不就是婆

的理公的理嗎？你要消滅他，他就是蝗虫；他要消滅你，也就把你當作蝗虫。這怎麼說得清？人類有歷史以來，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過了幾百年來一次大屠殺……這完全是人類的宿命！蝗虫是除不完的，吉年之後一定又有兇年。每一次戰爭，總有一些書獃子浪費筆墨，探討原因，設法消滅它，可是第二次又起來了，第三次又起來了，你何嘗消滅得了？我在報上看到一篇從別處轉載來的文章，說是出於一個有學問的教授的手筆，他說現在是新戰國時代，從地球的西半邊到地球的東半邊，無論歐洲亞洲，今天我聯合你打他，明天他又聯合我打你，沒有道義，沒有理性，要解釋原因嗎，那只有歸到歷史的循環。我很贊成這位教授……你別鄙視我一向躲在鄉曲之地，知識淺陋；不，我要比你們這些「憂天下之憂」的志士們看的清楚，想的透澈，我簡直看破了紅塵了。」

「你這是中了那般悲觀主義者的蠱惑了……」

「悲觀嗎？也許是的。對於世界我確是悲觀，但對於自己却依然樂觀……我說錯了嗎？錯的是名辭，我的道理不會錯。我小心謹慎，安分守己。我耕種自己的田地，從未為非作惡。照迷信講，今生不會遭雷打，下世不會下地獄，為什麼我要對自己的生活抱悲觀？但對世界，對那些自相屠殺自相毀滅的事情，老實說我沒有興趣。那是別人做的事。如果是罪惡，

那是別人幹下的罪惡，和我毫無關係。你們要憂天下之憂，儘自憂去罷，我却要苟全生命於亂世。常言說的好，稀粥抵得上山珍味。我抱的是「稀粥主義」！」

「但是人家會不允許你這樣，只要戰爭一到，或者說只要敵人一過來，你這碗稀粥怕就將喝不穩了。」

不假思索，樓孝純順口回答道：

「爲什麼會喝不穩？……你這還是憂天下之憂的話。江里有漏網的魚，山上有脫彈的鳥，天賜有長人，地崩有隣家，要你担這個心做什麼？一句話，你退讓呀。你在名利上乃至意氣上的退讓，就是自己生活上的勝利。難道火到了，你一定要往火里跳？你不怕殉身於火？」

「難道你就不能去把火撲滅？」

「好大話！——他輕蔑地搖搖頭，一請問你在外面跑了這多的碼頭，幾會撲滅過火來？往大處說，戰爭是火；往小處說，名利也是火。最近我愛讀辛稼軒的詞，我愛他這兩句：『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人口插幾張匙？』——這兩句話簡直把人生的意義完全道破了。」

這樣，他便一一的數說起自己的家庭的情形，以滿足而矜持的口吻敘述着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羅志偉默默的聽着，不再作抗辯了。

「志偉，我知道你不會肯我這主張，至少是現在不會肯，不過只要在鄉下住上三個

月，你就可以了解我的『哲學』，贊成我的『哲學』了。」

他站起身，拍拍羅志偉的肩。

最後，他告辭了。他再三叮囑，要自己倦旅歸來的老友在三天之內到他家去玩一兩天。

「你一定要來！非來不可！新鮮魚、烏骨雞，我那位太太很有幾味拿手好菜，你來嘗嘗看！」

「一定去，一定去……」

羅志偉重覆地答應着，呼出一口深長的氣。

#### 四

三天之後，從竹柱村回來，羅志偉越益陷入迷惘的深淵了。

「難道他真的是一個勝利者嗎？」

樓孝純平靜幸福的生活，對他成爲一個誘惑。深印在他腦子裏的，男主人的滿足的微笑，女主人的明慧的眼睛，瀰漫着全家庭的種種雅穆融恰的空氣，甚至於孩子們的跳跳、雞禽的啼鳴，彷彿也都變成無數的聲音，在譏諷着他，嘲弄着他。像蜂的釀蜜作窠一樣，那對男女主人爲自己製造起一個美麗堅固的生活的亭園了。

是的，他那也總算是一種成功！

回到家里，那一向遷徙到外縣去的舅舅來了。自從十年前遭了一場大火之後，舅舅便把

一家遷遷到一個人口稀疏的外地去開荒。家境雖說清寒，日子倒還過得太平。但是鄉人一過了江，懼怕於故土的淪失，却又慌張不迭地攜妻挈子的奔回家鄉，無戀念地把那一條艱辛開拓的生活之路放棄了。甯願飢餓，也不願永遠離開故土的舅舅，一聽到闊別已久的甥姪的歸來，便匆匆趕來探望了。

舅舅是一個善良守分，衰弱多病的人，生活的折磨使他變成更其嗜睡瑣碎。對於甥姪的歸來，他表示着自己過分的關懷與喜悅。

「金鶉鴉，銀鶉鴉，飛來飛去回故土，總是回家的好。我一聽到你回來的消息，真像天上落下一顆星……」

於是，如像一隻執拗的蒼蠅一樣的，開始着他的叨嘮。他簡直倒翻出整個家庭的歷史，從兩家的前三代，到自己的顛沛窮困，每一件細小的事故，每一句無足輕重的言語，全都保存在他的記憶之中。他用一長串的歎息結果了一個故事，又以一長串的歎息開始另一個故事。他的聲音是啞澀的，表情是愁苦的，而內心的積鬱却深沉無比……隨後他咳嗽了起來，全身抽搐着，吐着濃痰。

羅志偉按耐住一個阿欠，截斷他道：

「舅舅，你這一回吧，你該累了。」

「我不累！」舅舅做了一個責怪的表情，却把樣子往羅志偉更移近一步，「你聽我講：你舅舅年紀來了，幹不了什麼大活，家口又重，日子一天艱難一天。常言說得好，舅舅外甥



通血脈，對人家是家醜外揚不得，對你呢，外甥、說句老實話，舅舅的指望全在你身上……你聽我講，你外甥是個在外面做過大事的人，見識廣，眼界大，不比舅舅一世是個鄉巴佬。你聽我講，舅舅的指望並不大，我只指望你作外甥的看，在娘面上，方便個三百五百的，給舅舅做點本，經營點小生意……怎麼樣？不要說半個「難」字，舅舅知道你做外甥的不在乎這點小數目！」

對着舅舅期待的眼色，羅志偉完全怔住了。 「怎麼樣？沒有五百，三百也好……唉，現在是錢不值錢，三百也只抵得過從前的三十了。」

聽話的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不成嗎？」那一個急躁地追問，「連三百也不成嗎？」

「我沒有錢……在外面生活不下去了，這才回來的……」他啞啞地回答。

舅舅不肯置信地注視着他的表情。 「在外面生活不下去？……人家西鄉蒲石塘的大學生，在外面做祕費，一個月解回家一千；還有陶家村的那一位，聽說也是在外面做什麼科長的，家里造下『廿四間』了。你們到外面去的那個不發大財？」

這業已完全是實備的口吻了。於是，不待作甥姪的回答，便憤憤的出去了，一邊喃喃不已。

羅志偉從窘急的境地恢復過來時，黃昏的暗影業已瀉入窗口。他過早地燃上了油燈，兀自坐着。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排解自己的紊亂的情緒。在外面天南地北奔走的時候，所感到的是世事的不平，以及重壓的倦怠，他渴望着回家來，如像一個負傷者的渴望休息。但現在是回家來了，不是依然有着各種各樣的感觸與人事來困疲着自己的身心嗎？……

一天的最後的光線尚未收退，油燈光顯得更其黯淡。他坐着，却並沒有思索什麼事物。

——怎麼他還不會回來呢？ 他想的哥哥，他希望他能早一刻回家。他現在如像處身一個絕境，哥哥成爲唯一的援手。

在晚餐時，哥哥回來了，臉色很陰沉。 「宏成聽說你回來了，今天當面給我難看，他問我你這次回家帶回幾十萬！」

不消說，他是明白哥哥的心境的，但這句話依然使他感到難受。他飯吃得很少，他打算飯後和哥哥作一次長談——縱然他明知自己和哥哥之間也有着可怕的距離。

可是母親却叫他到她房裏去了。舅舅也在着。母親在說出話來以前，落下了眼淚。 舅舅不住的抽着旱烟，默不作聲。

「志偉，」母親以顫慄的語音談話，「你總是讀過書出過外的人，舅舅現在是落火毛虫，你總得想點法子。這個話本來用不到我作娘的來說，娘家窮，兄弟窮，沒有什麼好光彩。」

我作娘的今年六十歲了，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你總是我十個月養出來的，你總該替舅舅想點法子……」

看看母親那迂積着淚痕的乾枯多皺的臉容，以及那在蕊草燈光下的凝止在牆壁上的衰老的影子，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好。舅舅並不把臉抬起，只沉吟着道：

「我的指望並不大……」

「是的，舅舅並不想靠你外甥發大財，舅舅只是想糊過一家五口……唉，米價這樣高，糊口也不容易啊！」

羅志偉始終沒有作答。他木然地坐着。他覺得自己的身子不落實地在空中浮蕩，似乎要離開這個世界，母親的言語也變成飄忽虛渺的東西……而當作母親的抬眼審視面前的聽話的對象時，她發現他業已開始噤噓。

五

舅舅是第二天回來的。舅舅離開的時候，羅志偉還沒有起身。這緣故，一半是由於昨夜的幾乎是徹夜的失眠，一半則爲了避免看見舅舅的絕望的臉容——對於可憐的舅舅，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罪人。

——唉，這也是一種逃避！ 聽着舅舅和母親告別，和哥哥告別……接着又聽到舅舅的詢問：「志偉還沒起身嗎？告訴他別忘記到我舅舅家去走一趟呀！」於是噙着淚走掉了。

羅志偉起身時，業已是午餐時分。

午後，攜着手杖，一個人獨自外去了，他走的是一條往村後山邱的路。村前的田間，這時正當農忙季節，他沒有勇氣去和一些堂房兄弟或叔伯輩招呼，他要找一個靜僻的地方坐一個下午。

道路兩旁是一片瘠地。在細密的葉叢里結着的小小的果實，有的業已退白，有的則業已呈露着蒂紅了。在童年時代，七八月間，每天傍晚總要揹着長竹竿到甯樹地來，檢着那成熟的菓子，低的用竹竿打，高的便爬上樹枝去摘取。盛滿了一斗笠，於是又去撲捉鳴蟬。

他穿過甯林，走上山邱……不消說，他對這裏的一塊墓碑，一株古樹，都熟稔而親切。它們彷彿並沒有什麼變動。對着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叢黃色的野菊花，一隻長嘴的啄木鳥，全部的童年生活，又復在記憶里展現開來。他在一塊墓碑上坐下，隨手摘來一縷淡黃色的野菓子，把幾顆細小的霉實放在嘴巴裏輕輕咀嚼着，嘗着它混合着酸甜的味兒。在不遠的地方，又有一小叢紅豔豔的蛇菓子，它的色澤很鮮麗，然而它是有毒的，是蛇類的果子。

由於這，他想到所謂生活這東西。生活不也是一樣嗎？對於一個無知的人，那色澤鮮麗的毒物是一種可怕的誘惑；而可以咀嚼入口的，却總是含着酸味。但是，在生活上，誰能是知者？哥哥嗎？樓孝純嗎？……不消說，他們都從生活却步了，而且，最大多數的像舅舅那

樣的人物，則是被生活壓扁了。

然而自己呢？……自己是一個生活的門檻外的徘徊者，始終沒有闖入過那門檻。把人類的互相屠殺視為一種愚蠢，一種宿命的悲劇，樓孝純退避了，如像蝸牛的躲入自己的殼，他躲入自己的生活的殼，而且妄信着它。但愚蠢的屠殺必將終止，世界也決不致毀滅，人類還得繼續生活下去的。那麼，何處是自己應該走的路？……

他站起身來，用手杖猛力地敲擊着石碑，彷彿要敲擊出一個答案。

正在這時，忽然聽到有人呼喚的聲音，他回頭看，發現走向自己的，是十一歲的大姪兒。

「小叔叔，大姑子……來了，叫你快回

去。」

大姊來了，是的，她來了。大姊是從小就賣給人家做童養媳的，於受盡了虐待後，和一個比自己年輕七歲的小男人結了婚，却一直沒有生養。不久，男人死了，她守着寡，遭受着親房的恐嚇與欺負，最後終於被逼着出了家，到一個什麼蕘里落髮為尼了。自從自己出外讀書，多少年來從未和她見面。現在她來了，驀然地來了！……

蟬聲更稠更響了，落陽的餘暉從甯林灑下，地上是一片斑駁。一羣牧童牽着牛迎面而來。

跟隨在姪兒的後面，羅志偉踏着迷惘的步子。

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永安

### 報復(短篇)

王西彥 著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包含着作者抗戰前後的創作十篇，所描寫的範圍很廣，從江南的農村到北國的古城，從前綫的苦鬥到後方的敲詐，——廣泛地反映出戰前戰後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改進出版社發行

## 鑑賞種種

蔘 莪

文藝上的鑑賞是有種種不同的。

幼稚的讀者把興趣寄託在作品的故事或情節上，這是程度的不同；文章作法之類書籍的編著者把努力安放在作品的結構或描寫上，這是着眼點的不同。一個有考據癖的人只斤斤於作品中的年代地點；一個歷史家只孜孜於作品的時代背景。一種作品在各種不相同的鑑賞者的眼里，各自呈顯出不相同的面目。

上述種種，大家分別擷取了作品一部份的精神，有時雖難免可笑，却也各有所得。最可怕的是另一種鑑賞家，他們把作者從全體人類中摘出，或者把作品加以無情的凌遲和曲辭——自然，有的是無心的，但有的却是有意。這結果，一方面是對作者的壓殺，在作者的面孔上畫花臉；一方面便是對讀者的施行遮眼法，對讀者撒滿天的欺騙。至於效力畢竟如何呢？他們倒是不問的：他們是在為自己盡人事。

舉例來說吧。但是，舉今人之例易於開罪他人，在這里，還是來舉一個古人之例的好。在中國文學史上，唐宋、五代、兩宋是詞的創始期 and 全盛期，而在諸詞家之中，最膾炙人口的，總算是南唐後主李煜了吧。他在歸宋之後

## 黃楊木

施 稔

——黃楊木，

三年大粒穀！

在童年的伴侶之中，至今還在記憶里保留着深刻的印象的，黃楊木是最可懷念的一個。記憶是一面明鏡，時間的塵埃把它蒙封住了，但經懷念的纖手一加輕輕的拂拭，立刻又回復到它原有的淨潔。黃楊木，跟他是怎樣開始交接起來的？就得讓回憶退溯到我家最初養牛的時候去。八歲那年一個初秋傍晚，我，一個小獼猴，剛從西竺巷國民小學的牛籠里放出，一路追逐蹦蹦跳跳回家，還沒有跨進大門，却意外地聽到里面有哞——哞的牛鳴聲，心里想，怎麼家裏有養牛了呢？過分的驚喜使我來不及卸下書袋，立刻奔向那間原就準備有粗麻的牛欄，不過一直空閒着的「牛欄間」去，赫然地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巨大的（其實並不大）黃色的牛頭，它昂起着，不住的擺動着，咻咻的噴着鼻息，於業已開始昏朦暗黑下來的房子裏，兩隻圓瞪瞪的眼睛就如像是兩顆幻想中的夜明珠……剎那間，從心底突生出一種驕傲，襲入一陣不意的喜悅。於是自負地想道：

——阿哼，我家也有一匹牛了。

那時節，哥哥和我都還年少，而且都被關在西竺巷里讀誦屈靈牙的詩書五經。家里雇着的長工，是一個名叫金妹伯伯的小老頭子。這金妹伯伯是一個「跛脚佬」，他爛着一條腿，熱天發着難耐的臭氣，每晚總要汪着眼淚換藥。小孩子怕聞臭氣，可又愛看爛腿。爛的地方是在小腿直骨上，有兩三個很深的窟洞，彷彿永遠不肯痊癒。他在那窟洞上敷了藥粉，又把骯髒的破布條塞在里面，然後再塗上一層紅臘燭油。他並不拒絕我們去看，不過不許我們掩鼻子。一小弟弟，「他很和氣的這樣稱呼我們每一個，「嫌臭就不要來看，來看可不准捫的腐爛了的肌肉，和那白的骨頭上的瘡口。」

，以對故國的懷戀之情而作的諸詞，不僅僅如「樂府紀聞」所云，「其賦『浪淘沙』『虞美人』云云，舊臣聞之，有泣下者。」即現在的我們讀之，也不禁有悽惻之感。然而，爲了他的一首「破陣子」有「揮淚對宮娥」之句，清錢塘梁紹壬在其「兩般秋雨盦隨筆」中發着這樣的議論道：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場歌，揮淚對宮娥。』幾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垂淚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繼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

在這里，我們且不去管他爲什麼「當責之於垂淚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的大道理，而最費解，且也是最危險的，是把「爲君」的後主和「填詞」的後主分開，這就如像把當漢奸的某些人和文人的某些人分開一樣的，是把一個人的人格加以凌遲。「破陣子」這首詞之是否確係後主手筆，近人頗有置疑者，但我們姑且撇開這一點不提吧，那麼，它前面的「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山河」等句，分明是一個「爲君」的身份，爲什麼偏要不一「爲君」之遺「責後主」？而且，爲什麼「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呢？

其實，評論古人作品，也的確不容易。清離五代，爲時並不算遠，作品的真偽就成問題了。貿然據以下斷語，未免下得可笑。不過重要之點還不在此。詞曲原爲古樂府的變體，唐人的小令實出於南北朝的「子夜」及「懊惱」等

然而他爲人却非常善良，對我父親既很忠心，待我們「小弟弟」則尤其應順。家里有了牛，哥哥和我便三天兩天的賴學了，重稚心靈愛牛更甚於愛那木刻的線裝書。往往假裝上學，揹着書包走到半路，然後兄弟倆相對做個鬼臉，便偷偷的繞到村後山上或村前溪岸上去，找的是金妹伯伯和那頭黃牛。金妹伯伯的應順大大地鼓勵了我們的勇氣。「小弟弟，你們又賴學了，」每一次他都笑着臉說，「總是讀書好呀，靴鞋踢來的銀，滿朝朱紫貴呵。」但說管說，可並不阻止或斥罵我們，一任我們接過牛繩，把牛牽遠了，或是恂着要求，把我抱到牛背上去。而他自己，便悠閒自得的坐在一個地邊，揮着麥桿扇，驅逐着那討厭的執拗地聚集到他腿上去的長嘴蒼蠅。如果在回家的時候給父親發現了，因而責怪到金妹伯伯時，他總是笑着喃喃地自語道：「小弟弟整天坐牢也怪可憐呢，讓他們牽回把牛也不要緊，泥鰍泥里溜——是龍總當會上天的，洪武皇不就叫化子出身的嗎？」

金妹伯伯幾乎對所有的小孩子都很喜愛，都不吝嗇他的祝福，獨有一個是例外，那便是黃楊木。

按照輩份講起來，黃楊木應該是我的遠房堂哥。當時他的年紀業已比一般伙伴要大得多，可是頸額上掛着一個爲汗水污漬得變成黑色的「鷄腎袋」，個子却始終很矮小，是鄉里間通常所謂「不會大，只會老」的人物，所以大家管他做叫「黃楊木」，甚至連他自己的父親也不常喊他的原名。黃楊木究竟是怎樣的樹呢？據說在離開三十里路外的一個古廟里有着一株，是栽在盆里的，一百年了，總是不見大。但我始終未曾見過，只知道它是一種很堅實很不易長的植物，如諺語所唱的：「黃楊木，三年大粒穀！」

黃楊木的家里養着一條鬻角大水牯，每朝每晚，他總是騎在大水牯的背上，渾身赤裸，僅只圍着一條襤褸的橫布巾，一路唱着猥褻的歌兒，向村後或村前放牛去了。他的口齒是可驚地伶俐的，無論什麼新聞故事，一上他的嘴，立刻便會隨口編出一隻有腔有調的歌兒來，到處亂唱。而且他還是一個天才的消息探詢者和出色的宣傳家，村子里只消發生一點毛牛般細小的故事，或是村下首那家開小雜貨舖的女老板臉上有點傷疤，或是雨後那一家門口有點腳跡，他便能够根據蜘蛛絲馬跡，旁證博引，製造出一長串動人的新聞，到處播揚。如像金妹伯伯的爛腿吧，村里人誰都把同情和憐愍施給給他，可是黃楊木却偏偏在他那條腿上編送出一段風流故事來。

「我的這條腿呀，」黃楊木模仿着金妹伯伯的口腔和姿勢，一拐一拐的跛起了腳，「噯呀呀，作孽呢，各位小弟弟再也不用提呀，是我十八歲那一年呵，唉，他娘的那個小妹子可

調，是民間歌謠的流變，所詠唱的莫不是男女戀情。到後來雖然變成文人筆下的作品，影響所及，文人們也就多用以抒寫男女戀情，是很自然的事。李後主何能例外？再加以帝王的奢侈生活，所謂「金鐘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蹴」，所以他的初期作品，每多綺麗歡娛的句子。然而到了肉袒出降，成爲俘虜之後，作品的內容便大大地不同了，他所吟詠的不復是「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和「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了，而是「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和「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了。這改變，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一個人的感情是多方面的。一個亡國之君，他有對故國的戀情，何嘗不可以有對宮娥的戀情？把「揮淚對宮娥」的句子和後主俘虜中的全部作品相比較，在量上不是很稀少嗎？在全部作品中摘出某一句，來衡量「填詞」的後主，是對作品的凌遲，對作者的胃潰。而且，名篇如「虞美人」，如「浪淘沙」，作者的淚莫不是對「故國」和「江山」也即是對宗社揮，爲什麼並不「乏味」？而且，作者不是爲了「小樓昨夜又東風」等句被稱的嗎？我們難道不能看出作者對宮娥揮的淚也就是對宗社揮的淚嗎？！

往者已矣。我們在這里評騭故人，却不可不想到現在。我們對故人的指摘，同時也就是對今人的。現今我們的文壇上，不是正有人在那里對某種是文人却又又是民族罪人的人作讚美，又有人在那里對某種作品作凌遲及曲解嗎？

那麼，讀者便不難看出，我的這一篇短文乃是爲他們作的了。

(三十年六月三十日)

也真叫是刺裏的花，分外的香呢！我呢，怪只怪這我這吃大虫的胆，兩丈高的牆頭呀，只一個不小心，脚一打滑，勃脫，鷄飛蛋打——花兒採不到，人兒翻下地，我的這條腿，唉，沒說場，眼前報呀。」

這樣說了之後，隨着也就給唱出來了：

—— 眼前報，

報眼前，

爬牆去偷春，

腿兒跌得骨碎皮破血淋淋！

當初，金妹伯伯是並不因此仇視一個小孩子的，他曾經在看牛時勸諷過黃楊木，他和善地告訴他道：

「小弟弟，本領要鍊在手里，莫鍊在嘴里，後生人講話總要有分有寸，做人也要放老實些，忠厚傳家久呀……」

可是白費好心！只差一個轉身，黃楊木又復騎在牛背上，拉起嗓門唱起「眼前報」來了。

這樣過了幾次，金妹伯伯終於不得不對他搖搖頭，表示灰心絕望了。於是，他就吩咐哥哥和我不要去接近他，罵他是一惡虫，毫無顧惜地判斷他的「沒有出息」，是上代祖宗未曾積善積德的結果……他拋擲出一些最惡毒的言語。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個善良的老人會如此氣憤，也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用這樣的言辭去咒罵別人。不消說，我們也根本不了解黃楊木所編造的故事竟會使他感到如此的嫉恨——我們沒有能力了解。

我們遵守着金妹伯伯的吩咐，如像躲避蛇蠍一般的躲避着黃楊木。不久，暑假到了，哥哥和我都放學回家。是農忙期，黃牛便整個地歸給我們兄弟倆，不論晴和雨，我們天天在山溪邊跑。牽着牛繩，聽着牛蹄和牛打鼻息的聲音，心里充滿着原始的廣大的滿足，心靈上的一切重壓都頓告消失。日子一久，金妹伯伯的吩咐逐漸淡下去了，給置諸腦後了，而且黃楊木也的確是一個好玩的伙伴。他樣樣都是能手：爬樹、游水、捉鳥、唱歌、割草、罵嘴、打架……無一不會，無一不精。伙伴們很怕他，但也就很喜歡了他。

一天，在村後的山背上放牛，往西偏斜的夕陽給一叢松林遮擋住了，大家盤膝曲腿，圍團的坐在一座講究的大墳前的祭石上走五子棋和「鬮豬娘」，旁邊路上一個鄰村的穿條子花衣的小姑娘走過，黃楊木突然丟下石子，站了起來，揚揚手向她吆喝道：

「乖乖——停停呀！」

不消說，那小姑娘反而走得更快了。

黃楊木爲首趕了過去，我們大家就跟在後面，爲他助威吶喊。

「喂！」他盛氣凌人的懶在側前面，雙手插着腰，「你叫什麼名字呀？」

小姑娘飛紅着臉，要哭出來的樣子。

在我們的吶喊下，他動手就在她的一邊頸幫上擽了一把，「你說話呀，是啞巴嗎？」

噫，臉都紅了哩，快下雨（落淚）了哩。

小姑娘垂下臉，擽起嘴，東躲西閃，企圖奪路而走。

「好，」黃楊木不許她過身，「你怕我託人做媒，不肯告訴名字也就算了，那麼，叫聲『親人哪』——要這樣叫：『親——人——哪！』就乖乖的放你過去！」

我們叫着好。那小姑娘惱起來了，罵道：

「你這麻頭鬼……」

「什麼！你罵人！」

黃楊木師出有名了，立刻就動了手足，把她翻倒在地，雙手擽着她的臉，灌她的口水……還擽下了她的褲子。

以諸如此類的「偉舉」，他贏取着我們的信仰，成爲我們之間的一位英雄，一位領袖人物。他爬樹像一個松鼠，游水像一隻野鴨，唱歌能裝出各種各樣粗細不一的男女喉音。出色高明的還是罵人的藝術，他可以繞很大很多的圈子，細微曲折的罵出一句惡毒的話來，他可以拉着笑臉罵人，可以指媳婦罵姑娘。放牛的時候，他把牛繩往牛角上一掛，自己便呼揮着竹籬，到處找尋對象來表現自己各方面的天才。如果臨近沒有雜鳥，也沒有魚池，他便在田徑地膝旁邊撥草尋蛇。他知道很多蛇的種類：有毒無毒，兇猛抑或懦弱，而且還懂得它們的性

格。在家鄉附近一帶，最多的是油菜花蛇、火辣蛇（赤練蛇）、老鴉撲、犖頭蛇和烏梢蛇。在這些蛇類之中，最毒也最兇的要算是油菜花蛇和火辣蛇了，一是黃身黑點，一是紅身黑條，通常體軀都很大，尤其是油菜花蛇，還會追人。老鴉撲是渾身通黑的，頭部特別大，不會追人，可是據說會噴毒氣，要是看見有人傷害它，便扁起兩眼，對着你直噴過毒氣來的；不過我們時常打死這種可惡的毒物，却從未被它噴去過。犖頭蛇不過一尺光景長，全身成褐色，躲在淺草里，如果你不小心踏到它，就會不客氣的給你一嘴；記得有一次是七月尾的收穫後，夜間落起雨來了，父親率領長工到田里去收拾業已曬乾了的稻草，曾經給咬了一口，一隻腳腫漲得如像木杓一般大，足足三個月舉步不得。然而儘管我們看牛伙伴成天都在草叢里

## 偶像之變形

亦會

法國思想家巴斯賈爾在他有名的思想錄裏面，有過類似的（我是憑記憶徵引）如次的話：「人們把柏拉圖和阿里士多德想像作道貌岸然的冬烘先生，其實他們是一些極爲隨便的人，暇時也和朋友們說說笑笑，跟衆人一樣。」我想像他們有時還會生生氣，罵罵人，跟衆人一樣。因爲讀他們的書不多，欠子細，亦懶得爲這些問題去翻書，無從替我這話作考據，但我的話也非完全無因，乃是根據一種聯想而來的，想到我國大哲孔子，他曾在川上說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句氣魄大，感慨深的話，有一天却也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無後乎」，用普通話翻譯過來，就是小尼姑罵阿Q的「斷子斷孫」，這便近乎金剛怒目的態度了，古文却有一種好處，它把原意的生澀或鋒芒過露之處掩飾或抹去，猶如穿上軟曳的袍子或筆挺的西服的人，縱生起氣，罵起人，或作着其他略爲粗魯的舉動時，也顯得與

赤脚打滾，也每天都要打死幾條蛇，可是從來沒有給咬去過。我們大胆，我們也心細。至於烏梢蛇，又多又大，也會追人，不過沒有毒，所以我們也只拿它玩玩，很少把它致之死地的。我們也有我們的仁慈。

對於蛇的經歷，黃楊木是我們的師父。他告訴我們很多避蛇和玩蛇的方法。油菜花蛇的花紋好看，它的皮可以用來製弦子和胡琴，而且又是毒得可以咬死人的禍物，黃楊木從來不肯放過它。碰到它了，或者說，它追起人來了，黃楊木告訴我們說，你可不要害怕，你就兜圈子逃跑好了，最妥當的是繞着小小的池塘逃跑。這樣，它便追不上，時間一久，便會疲乏；於是，你就可以反過來去追它了，跟它在後面，看準它，胆子放大，一把捏住它的尾巴，手脚可要快，你一出手就用力抖它幾抖，不消說，它竭力企圖回頭來咬你，但是不行了，渾身的骨節給你抖碎了，它只有軟弱地蠕動的份了。

他說得中做得到，時常有長長的蛇皮拿到村中那家藥舖兼營雜貨的延生堂里去換八仙糕和橘子糖吃。他也時常慫恿我們去試試看，可是我們那里敢呢，我們大都胆子小，只好去試烏梢蛇，不願去惹油菜花。

但是烏梢蛇的來勢可也真叫是猛！它身子粗大，有的竟然長到一丈多。它來了，沙沙沙……一陣風過，草往兩邊分。一聽到有人叫聲，便直抬起頭，瞪眼對你望。有時候，它伸出細細的舌尖，向你告個饒，回身逃走。但也有時候，它竟會直向你追奔過來。大家都往後退縮，但黃楊木挺身而出了，他呼呼的抽擊着竹籐，迎將上去。那烏梢蛇見勢不好，便把身子一縱，站了起來，愈站愈高，它要跟你比賽高低了。據我們當時的知識，要是在跟蛇比賽高低的時候給蛇佔了上風，是一件很不光榮很倒楣的事。黃楊木個子矮，自然比不上烏梢，不過人畢竟是萬物之靈，補救的靈藥便是高舉竹籐，再不惹牠呀！我們擲石子，一邊把石子擲向半空，一邊齊聲喊：「我們高！我們高！」於是烏梢便自愧不明，悞喪的倒下身子逃跑了。

黃楊木却以不可一世的氣概呼嘯道：

「追！剝它媽的皮！」

大家一擁向前了。擲石子的擲石子，用竹籐抽打的用竹籐抽打，吶喊的吶喊。最後還是黃楊木，他搶上去一把拖住它的尾巴，幾下就把它的骨節抖碎，接着便老實不客氣了，用草刀割去它的頭，拉下它的皮，埋掉它的肉和骨（蛇骨必須埋掉，不然，赤脚踏到那骨刺是有毒的），到溪水里去洗乾淨，黃楊木把它纏在腰帶里，當帶帶使用。

夏天的晚上，村中的男女都坐在村後幾株高聳直拔的古樟樹下的草地上納涼，很多的時候是請一個打花鼓的姑娘唱花鼓詞，大家圍坐著聽唱白。這種鼓詞的內容，都是發生在金華八縣的有名的風流案件，唱者總是衣髮楚楚的年青姑娘，身上掛着一個小鼓，手裏擎着一面

衆不同，而且幾乎是文雅的一樣。可惜未讀過賈賴爾的 Sartor Resartus，這本講裁縫哲學的名著一定討論到很深刻的人生問題，但聰明的讀者也許不必讀卡內基的書，從上面的話即可悟到一種處世哲學，且比卡氏所授的祕訣簡單而實用。從服裝的心理學到偶像的生物學，其間蓋不容髮，因為在金身墜落的菩薩身上，引起你的敬畏的尊嚴也同時失掉。在英國前駐德大使韓德森的「辱命記」裏面，他帶着受了刺激的情緒敘述維倫堡的國社黨大會。這種對我們的感官發生作用，而非對我們的悟性發生作用的會集，筆者也有過個人的經驗。拿破崙說當你看見一個威嚴十足的人站起來向你大發雷霆，假如你請他坐下來，他馬上就顯得可笑的，拿氏不愧為拉了民族的天才，因為他在此地能替自己寫照。偶像之為「古已有之」，上面引證的孔子的話可以給考據家滿足，而且偶像也似乎一直未曾死滅過，雖然尼采寫過一本叫做「偶像之黃昏」的書，但我疑心他晚年發了狂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到底沒有把他心目中

的偶像打倒。在這裏，我願意套聖經的格調，說：「偶像在我們心裏。」

說偶像一直未曾死滅過，這就是一般說，

小鱗，冬冬鏘，冬冬鏘，有唱有白，是很受一般年青男女的歡迎嗜愛的。有一晚正在唱「小白菜謀死親夫」的散事，唱的精彩，聽的人神，到了真所謂微妙滲透的一刻，突然間，禍从天降，一條粗大無比的黑蛇猝不及防地從古樟樹上跌下，正落在一個丈夫長年出外經商，一向成爲鄉里間風流傳說的中心人物的小婦人的懷里。她發出一聲驚呼，立刻全場都陷入一陣極大的紊亂里了。可是那條大黑蛇並沒有傷害人，而且靜靜地躺在地上不再動彈了。人們重新圍攏來時，才發現那原來只是一條裝滿着沙泥的蛇皮。

只有我們一班看牛的小伙伴才知道這條蛇皮的來歷，同時，這樣的趣劇難道不比聽「小白菜」的故事要好玩得多嗎？

雖說是這樣，黃楊木却也有他可愛的另一面的。

將着草筐到外面去割草的時候，在別一些伙伴的眼睛里，我究竟是進過學堂的「讀書人」，而且年紀也少，割草的技術是很穩的。尤其這黃楊木，他選擇到一條地墜了，一宣佈爲自己的禁地，把左手捫住草，右手揮着割刀，嘩嘩嘩……連很短的草根都可以割將起來，一下子就是一大捲。而我却不行，有很多次我的草刀不聽話，撒了野，把手指割破了，弄得滿手的血。在這種時候，黃楊木總是給摘來了蘆花，止了血，從自己那條業已鬆懈不堪的橫布巾上撕下一縷布屑，把傷口包紮好，而且，還把自己的草送給我，讓我的草筐里也不致空空如也。黃楊木的若干本領，是我們所永遠無法企及的。就以割草爲例吧，有些過於深遠茂盛的莫叢，我們不大敢去割它，怕那里面築着「九里達」的蜂巢或是躲着刁鑽古怪的犁頭蛇。然而黃楊木不在乎，人家不敢做的他偏要做。他跑過去，同樣的左手捫住草，右手揮着草刀，以驚人的速度薩薩地割將過去。往往割好一捲草，站直身子一看，才發現刀口上業已染着翠頭蛇的血，草捲里也就裹着被切成數段的蛇身了，他滿不在乎。他永遠是愉快的有趣的，而且，也永遠是勝利的。

春天到了，原野里展開一片紫雲英的紫花。雨水一過，地氣轉暖，田隴間便到處散佈着莊稼人：我也跟着伙伴到紫雲英地里去採野菜。好像在平常割草時一樣，我們用猜拳和「攢刀」來賭博，我們的注孤便是各自所採的野菜。我最喜歡「攢刀」。這種「攢刀」的辦法是把草刀擲到半空，以它跌下來時在潮溼的泥土上所陷處的位置及姿勢來計算分數的。例如平頭落着叫「白切」，是零分；刀尖入土而刀柄着地叫「鞠躬」，三十分；翻過來刀背入土叫「西瓜」，四十分。分數最多的是刀柄入土，刀尖斜斜，離地只差一指或一綫，這就叫「金雞啄穀」，一百分。不消說，我是採得最少而輸得最多的，但每次都由黃楊木補贈給我，他很巧妙地替我以最少的野菜裝滿了高高的——一籃筐。

據他自己說，他是「皇帝命」，每個算命先生一算到他的八字，弦線便拍脫斷了，孩子怎麼經得起「皇帝命」的八字呢？算命先生於驚訝之餘，便連聲追問：「你家這位哥兒的日

個別言之，偶像確也有它的死亡，而且，倒覆得很，偶爾也有它的變形。變形之道不一，遠且不談，即以文壇而論，花樣就很多很多，往往在報章或在期刊上面出現一個名字，「喔！」讀者心裏說，「這名字熟識得很，是在那裏看過的？」十之八九，你不用往旁的地方去找，如果你回想到五四後十餘年開的文壇的話，你會發覺這名字會和某一個詩集，或某一個短篇小說集，或某一個劇本，或甚至某一個閒話的集子連在一起，而你也曾把你的偏愛許給過它們。在我們的青年時代，誰沒有寫過一首詩，寫過一篇小說，寫過一個戲劇，或寫過一篇關於文學的作品，一句話說，誰沒有和文學聯過婚呢？這事之自然，恰如我們在同一期間，看見一個異性時心理和生理上所起的反應，即使我們祇是一個醜小鴨。歲月不居，我們的年紀加長，人們的記憶也逐漸淡下去，在那些作者中間，或已在自己身上發見了不同的志願，踏上別的光榮的路去，或則依然懷着青年時代的幻想，在學者教授中間占一個位置，當一些文壇的後進走去找到前者，提起他們的過去，他們不免露出一種驕傲，似乎說：「我也是翻過跟斗來的，」同時他們唇上的翹動却表示着昨非



脚可記錯了？時辰可記歪了？歲數可報虛了？……」沒有錯，的確是「皇帝命」。算命先生嚇得不敢再出聲，攆起弦子便從後門逃將出去，還一路喊着「餓命，餓命！」於是父親把他送到西竺巷里去讀書，在他身上做起皇帝夢來。但他不爭氣，幾乎天天輟學，視學堂為畏地。父親親自陪他去上學，老師把大門關上，可是他竟從毛廁房撥開茅草蓋逃出，用書本當做引火種，放火燒野草去了。這樣讀了三年書，連自己的名字也認不得，這才惱了父親，着着實實的把這「皇帝命」的兒子打了一頓，把牛繩丟給他，罵道：

「你這是化子命，侍候牛嘴巴去吧！」

他歡天喜地，簡直像囚人出牢，鳥兒出籠，牽着牛一路唱歌而去了。

或許就由於這緣故，黃楊木時常表示看不起「讀書人」，並唱道：

讀書人，

拖鼻涕，

看牛童子做皇帝！

他還編造了很多鄙視「讀書人」的故事和笑話，也常常嘲弄我細白的腿子……但我不生氣，我只佩服他，也羨慕他，有時還很感激他，他成爲我心目中的英雄和俠士。我所最不了解，且也是最感爲難的，就是他和金妹伯伯鬧別扭的事。金妹伯伯爲人這樣和善，又爛着一條腿，怪可憐相的，黃楊木爲什麼偏要和他去作敵對呢？

「我空兒我把這個疑問向他提了，他扁扁嘴，做了一個不屑的表情，說道：

「你那里曉得！那跛脚佬是個笑面虎，兩頭蛇，一付奴才相，叫化娘養的，直腿骨還沒爛串哩。」

當時我很覺沒趣，雖然還是不得要領，也就不敢再往下問。好在到了冬天，父親也嫌金妹伯伯跛着一條腿，做不得什麼重活，把他辭退了。他走的時候，曾經不告而取的把「行床」上的一床棉被拿了走。當時母親很氣憤，主張去討回來，不過父親說，那床被業已破舊不堪，而且一向歸他使用，爛了一條腿的人，不乾不淨的，拿回來怕也沒有人再要了，加之他家裏窮苦，就算了吧。

經過這一次不告而取棉被的事以後，我便愈益相信黃楊木，幾乎連他所編造的關於金妹伯伯那隻爛脚的故事也不加置疑。一有機會，我就跟着黃楊木上山入水，有時還會起意學他的各種口技——雖說總是學不會，或是學得不好。

不久，我就到縣城里去讀書了，不常回家。後來是愈離愈遠，而且年事大了，即使偶而回到家鄉一次，爲時短促，不容易見面。七七事變發生那一年，這才在家鄉住了整整兩個月，黃楊木也會來看望過幾次。但現在他業已變成一個畏畏縮縮的小老頭子，僵僵着身肢，噙着一支短短的煙管，面容槁瘦，舉止遲鈍，完全失掉了以前的強健刁怪了。

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今是的感觉，但他們和文學青年的關係是偶然的，疏遠的，比較接近文學青年的却是上面所說的後一種人物。時間慢慢把他們的作品洗白了，比對他們的頭髮所起的作用還要快些，但時間也給他們本身塗上了一層一層的彩色，變成一尊斑斕的神像。由作者，他們變爲導師。他們拿出來的不是作品，是教訓。他們所表現的不是力量，却是力量的反面——世故。他們給文學青年放在前面的不是一個蓬勃的具有創造性的現象，而是一片灰色的過去。

「不論是一個人，」尼采說，「是一個民族，或是一種文明，一個活的存在物會遇到一個失眠，反芻，屬於歷史的感覺，的階段，它終於把這個存在物毀滅。對於最小的也如對於最大的幸福一樣，總有一種東西把它創造出來：那是遺忘的力量，或是，在幸福持續之際，用一種非屬於歷史的樣式去感受的官能。」

無疑的，我們目前的文壇沒有幸福。

★  
★  
★  
★

# 女人的故事

青 冰

靜屏回來了。

這是一個好的暑假，天色晴朗開朗，但并不酷熱，三日兩日還有風風雨雨來調劑。她的心境跟天色一樣，也是晴朗開朗，快快活活。四五年的闊別，一旦回到家裏，祖母還非常康健，父親依舊保有他的愉快和肥胖，母親呢，呢，她似乎已經拋棄了平常那種紙醉金迷的生活，這幾天的日子過的很嚴肅。這些，真是再好不過的事。

於是她打算趁著這樣愉快的心境，寫她的一個早經想停當了的中篇。

可是祖母不答應，她登在房子裏，時間過得太長久了，祖母便會推門進來。

「靜屏，」她說，「天氣這麼熱，又在寫什麼？快不要累壞了身體，歇歇吧。」

這就將靜屏那件被汗水溼濕了一些的旗袍，背部提一提，肩上提一提，接著替她輕輕的拂兩扇。

她老是怕熱壞了孫女兒，却不怕熱壞了自己。靜屏愛吃炸魚，她常常要親自下廚房裏去弄。

「奶奶，」靜屏說，「廚房裏又熱又悶氣，讓周媽王媽她們弄去吧。」

「那不行，」祖母抬起濕漉漉的手，額角就着袖口擦擦汗，「她們會把好好的尾魚炸得烏焦巴弓，一點也不鬆脆香甜了。」

於是靜屏在一旁替她揮着扇子，她的蒼蒼白髮的絲縷在快樂的跳呀跳，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都浮現着親切的情適的笑意。有時油星偶然爆起，幾平灑上她的臉，她眨眨眼睛避閃開去，順口回頭瞧瞧孫女兒，叫她出去，不要歇在這裏受熱。

「到媽媽那裏去，」她奪過扇子遞給周媽，「看她在沒有，也許又到外面去了。你去跟她談談，免得她又出去。」

孫女兒出去之後，她就向周媽她們撩天。

「這孩子真好，」她一面炸魚一面說，「老老實實，全不像個大學畢業的小姐。不過她晒得太黑了，年青青的姑娘倒不妨花俏一點，現在是個花花世界呀。想起那年日本鬼子打北平，她正在那裏念書，全無消息回來，直把我急死了。後來日本鬼子接着打上海，老爺太太又在那裏，我這一下就病下來。」

她停止了說話，仔仔細細去翻那尾魚。

「幸虧老爺太太不久就逃了回來，」接着她說，「小姐又來了電，說是跟學校到了雲南。唉，好一場大急，如果不是吉人天相的話，我早就沒有命了。」

「老太太是有雙甲子的，」周媽插嘴道。

「我有沒有雙甲子倒沒有什麼要緊，」老太太眨眨眼睛說，「只要他們三口子無災無病。七老八代的人留著命幹嗎，反而是他們後生家的一個大拖累，比如老爺在重慶教大學，上上好好的，因為我在家，熱天熱地的，又和太太跑回來看看我。」

他們連暑假都不能好好的過。小姐呢，早就要回來看看我了，不過去年上半年才畢業大學的業，就被昆明鄉下一個女子中學留住了，抽身不動，今年才急巴巴趕回家。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下，總算一家人又大團圓了。」

周媽連忙點頭，說老太太福星高照，一家人自然要團圓的。王媽親自洗她的菜。

## 二

平常時候，錢太太的日子過的好極了。她遲眠晏起，拜望拜望朋友，上趙公館李公館打牌。不過也有不大高興的時候，比如輸了錢而又和朋友們鬧過點小盤扭，于是就向錢先生訴苦。

「有一牌，」她有好的記性，把那二十三張牌都一口氣說出來，「後來我摸進一公萬，

打出五萬去，這可以打一伴高，序序么，三七邊，還有機會湊成一個撲總三王三七邊序序么一件高的辣子嘛。她們死跟你爭，講牌理又不服，總說不該打五萬放炮。留五萬打得成滿貫麼！」

錢先生攤下筆來，聽太太講牌經牌理。清麻將他一年也打回把兩回，却不懂什麼三王辣子一伴高之數的術語，所以聽得直翻白眼，又不能幫太太把打五萬的大道理補充得更十足一點。

「本來那些傢伙也不是東西，」錢太太憤憤的說，「完完全全是些享樂主義者，正經事什麼都不能做，只曉得打牌聽戲，打扮得妖裏妖氣，跟他們營在一起實在犯不上。」

她錢太太的確與眾不同。她是女師大的文學士，如果高興的話，早就做了官，起碼也可以當個把女中校長。靜屏那個學校的校長于哲才，還是錢太太低一級的同學呢。

錢先生這就抓住說話的機會了。  
「是的是的，」他說，「她們是什麼東西。」他丟了烟屁股，又加一句道，「真應該打五萬。」

錢太太說了一連串，氣平一些了，用一個蘭花手式，掠着蓬鬆髮髻像個烏鴉的髮髻。錢先生摸起筆來往通史稿上打算繼續寫下去，還是他暑假回家的一個大原因。要就着家藏的書籍來再行修改一次，但太太的話匣子又打開了。

「我想起你那篇文章真好笑，」錢太太嘆喲一聲，按照對鏡時所檢定的方式，露出一點兒白白的牙齒在微笑，「你在那篇文章裏把中國婦女分為抱偉大的母愛的『母婦型』，與專圖自我享樂的『娼婦型』兩大類，那真對。不過你却存了點怨道。」

「怎麼，」錢先生規規矩矩的擱下筆來道，「你記起那一百年的事來了？」

「幾年之前，」錢太太說，「你不是有一篇文章，說什麼『母婦型』就是中國人所稱道的良妻賢母嗎？這是對的。然而你說『娼婦型』并不就說她們是娼妓，你說娼妓是職業的名詞，娼婦型是行為的定性，二者截然不同，這就存了怨道了。」

「存了什麼怨道？」錢先生還是不懂。  
錢太太以為錢先生是在故意抬槓，便把眼睛白了白，嘴脣披了一披，但末了還是微笑。

「這樣不懂！其實像趙太太她們那些專圖自我享樂的女性，」她這時一想起來就非常鄙視不屑，「就是貨真價實的娼妓嘛，何必跟她們客氣。她們一點什麼本事也沒有，根本就談不上智識，結婚就是她們的職業，和娼妓有多少分別！」

「是的是的，」錢先生點着腦袋說，「不過我的女性分類法，是根據英國一位性心理學家的舊說，這怨道實在只能算入他老人家的帳面上去，我不敢冒功。」

錢太太覺得他說話很有風趣，就又嘆喲的

笑了。  
但她本人自己就很有怨道，她是寬洪大量的。有時候即令輸了錢，也并不會大罵其趙太太她們。有時候不管輸呀贏呀，她還得請客，跑跑有霓虹燈的館子，進進有電燈的理髮店，或者就去聽戲。如果是聽戲，錢先生跟老太太也間或被邀列席。

「他成年忙來忙去，」錢太太那時候想，「也應該娛樂娛樂。老太太呢，日常省儉過日子，怪可憐的。老人家得讓她享點福了。」  
而這個福老太太倒不大愛享，她每每要拒絕娼婦的邀請。

「省一點是一點，」老太太想，「并不是十萬百萬的員外人家，亂花亂用太可惜，留下給你買香粉香水吧，這筆費用你橫直省不掉。」

她躲進房裏去，架起銅邊老花眼鏡，做她自己的鞋子。她把張鞋樣子在布上面量來量去，想省下些材料來。

靜屏回來之後，錢太太彷彿不大願意出去，又彷彿不大好意思出去似的。

這孩子長的挺英俊俏，很像自己，但更茁壯。她穿一件藍的旗袍，跟一雙白帆布膠底鞋。腿臂現着健康的褐色，充滿了青春的精力。媽媽當然非常歡喜。而且她最愛讀書，還似乎

在寫文章。

「你在寫文章麼？」有一天，靜屏從廚房裏走來，錢太太這樣問女兒。

「呢，」靜屏有點不好意思，又不能不承認，「寫是存寫一點，不過還在學習，很不成話。于哲才先生却老是鼓勵我寫下去。」

于哲才叫靜屏到她那裏去，還替她盡點教導的責任，這真是一個值得感謝的好朋友。

「她自己也常寫吧？她是愛寫一寫的。」

「常常寫的。」

「不消說她是很能夠寫的，」錢太太點點頭說。

這句話逗起了女兒一大串贊美，甚至于說于哲才很偉大。

「唔，她是有点出奇的地方，」母親并不完全承認，「不過像魯迅柴霍甫他們，才算得上真正的偉大。」

她把魯迅柴霍甫偉大的地方，說得頭頭是道。

「可是，」母親接下去說，「文學是不容易弄的。五四以後，中國够得上偉大的文學巨匠有幾個？所以，」她用慈丹的手指，指點着桌面，以加重語氣，「你必須多努力。」

這幾天，錢太太幾乎很在努力似的。她在和日常生活習慣戰，不出去打牌。甚至于對她那張肌肉開始鬆弛，雀斑在零星爆出的臉蛋，每次打扮的時間，也僅僅只花一點半鐘，或者點把鐘之暫。以較平時，實在打了個大大的折

扣了。

「我得好好的教導她，」有時候錢太太想，「決不能像老太太那樣的婆婆媽媽一氣，全不上正經。」

這就必須留在家裏，少出去。然而登在家裏做什麼事呢？每天按時去向女兒說教麼，那簡直是笑話。看書嗎，書是有的，錢先生那間書房裏就四壁皆滿。但那些都是些歷史書，不合胃口。自己也會買子些，畫報，什麼風什麼風的雜誌，不過看第二遍就乏味。好吧，跟女兒多談談話，使她對於文學的素養更深入一些。

自己也寫一點文章給她看看。她相信一寫出來就很不壞，決不會在于哲才之下。

但她終于沒有寫，趙太太又找上門來了。

錢太太這一向不上她趙公館的門，真令她非常遺憾。

「你是輸怕了呢，還是輸光了？」那娘兒說過這句俏皮話，抿着個口紅的嘴巴笑。

「什麼話，」錢太太要去擦她的臂膀，「你一開口總是賭說一場。」

半點鐘以後，趙太太和錢太太并排靠着，兩條直裸到肩際的雪白膀子互相挽起來，兩隻拔佳皮鞋便靈靈的朝大門外擲了開去。趙太太有一個輕薄的屁股，扭呀扭的真有個數。錢太太不時從兩個豐腴飽滿的肩頭上看下去，

自肚裏尋思道：

「這倒是她一門長處。」

四

錢太太打算教導導女兒的時候，當然有點痕跡留在靜屏的跟睛裏。這使她覺得高興。這一天，做母親的跟女兒閒談之後，又拿了一部文學雜誌去看。靜屏快活極了，喜孜孜的跑到父親那裏去。

她那圓圓的褐色臉雖然壯健，却吃不住濃在的笑意的攻擊，臉上的肌肉老是被笑所震撼着，嘴巴在抵呀抵的。

父親正在抽雪茄，閒在那裏沒有做事，他問女兒的文章寫完工沒有。

「沒有寫完，」女兒坐下來，「還差得遠。今天又跟媽媽談了一氣。」

「我們談到中國的婦女問題，」靜屏笑着，「因此牽上了爸爸所寫的那篇論中國婦女的文章。」

「哦，」錢先生把眼睛翻一翻，「你們的記性真好，我自己倒不大記得了。」

他把墨水蓋起來。

「那樣警關的文章，」靜屏說，「自然容易記。不過，我和媽媽，都有一個相同的結論，這結論與爸爸的意見，頗不甚一致。」

「頗不甚一致？」錢先生重複一句，「你們的意見怎樣？」

「他大大的抽一口烟，邊吐着烟圈子邊聽女兒說下去。」

「我們覺得，」靜屏屈着肥胖的手指頭，「像『母婦型』與『娼婦型』這兩類女性，中

國自然并不缺少，而且相當多。然而除這兩類婦女型之外，是否還有第三類婦女型呢？我以為是有的，抗戰以後尤其多。」

「什麼樣的一種型？」錢先生噴一口烟。「沒有確定的名詞，」靜屏說，「但總之是一種新型的雌性，她們在前方後方服務，在精神上或物質上對國家民族甚至於對世界人類頗有所貢獻。對這一點，媽媽也非常同意。」

說完話，她緊瞧着爸爸。

「我也同意的，」錢先生停止吸烟，「本來我早就看清了這一點。近來有許多女性，說她們是『母婦型』吧，她們的確確是具有母愛的，但愛的範圍却不限于家庭之內，她們是把母愛擴大了，所以有些似乎連結婚都沒有想到。說她們是『娼婦型』呢，不錯，這類女性中，除了些外貌樸素，行為謹飭的之外，有些幾乎就是『娼婦型』，她們打扮的花枝招展，行為生活都浪漫得很。但另一面，她們却跟那些樸素者一樣，勤勤懇懇的在工作，在追求一個理想，追求一個『明天的夢』，把自己做成超乎『母婦型』或『娼婦型』的一個『人』。諸如此類的婦女漸漸多起來了，是好現象。不過，呢——」

着。

「其實她們會自費氣力，」他想這樣說，「因為女性受生理的社會的尤其是歷史的限制，終于會事倍功半，甚至於勞而無功的。」

他對女性是有點輕視的。但對女兒說出來話却又不同。

「呢，關於你所說的這種新型的女性，」錢先生停頓了一陣之後說，「還得先把自己充實起來，對任何方面多了解一些，然後才能有所作為。」

靜屏點點頭，并且乘機會把母親介紹出來，她說母親近來似乎非常努力。

「她又拿了一本雜誌去看，」靜屏末了說。

「噲，雜誌，」錢先生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她平常倒也看一些。」

「我覺得媽媽跟從前已經大不相同。」

「大不相同？」錢先生詫異的問。

「的確的確的，」女兒的笑意透露在眉梢眼角，「她從前似乎那個一點，比如在上海的時候，我在禮拜天回來，幾乎不大能夠遇見她。現在却改變了人生觀似的。」

錢先生想，好一個『似的』。

「她現在頗為積極，」靜屏稚氣的笑著，「起碼不像從前那麼消沉了。從前她是純粹的享樂主義者，連讀書看報都不過爲了享樂而已。」

抗戰以後，她身受到轉徙流亡的苦處，因此就大大的變過來了。」

錢先生想警告女兒，叫她不要這麼性急的下判斷，她的母親還是跟從前一模一樣，一點也沒有什麼改變，無論在重慶，在家鄉。連香水都是從前在上海時所用的那個老牌貨。

但女兒這時正與高采烈、對媽媽的熱望非常懇切，他忍心說穿麼。

他看看窗外，那裏正有一隻不知名的小鳥從柳葉叢中撲的飛去了。

靜屏還在數說媽媽的好處。

錢先生望望她，覺得倒是這孩子與從前不同了。從前她跟母親相處時，還是一個高中學生。畏怯，羞澀，而且更事不多，偏見也深一些。不高興母親的行爲，便不大去兜搭。母女之間越生分，偏見也越發深一點。現在久別重逢，兩方面都禁不住要被母女之愛所撥弄撮合，不自覺的互相遷就，互相諒解，說話自然投機。況且這位好母親并不短於辭令，說話是極亮的，較之高跟鞋的聲響過無不及。

然而他到底沒有把心曲說出來，只彈一彈烟灰，像是替女兒的話語打一打板，叫她不要把調子唱脫了腔似的。

「我請她也寫寫文章，」女兒接下去說，「她答應了。于先生說媽媽很能夠寫，可惜我沒有看見過。媽媽從前寫得不少吧？」

靜屏的臉上滿佈着熱望的天真的笑，錢先生也就笑了。

「她也寫過一些雜裏古叢的文章，」他說，「不過爲時很早，所以沒有存在了。後來擱下筆，直到現在。」

這時錢太太走了進來，帶着那本文學雜誌和一陣芳香。

「我想你是會在這裏的，」她對靜屏說，

「這本雜誌真是豈有此理。」

「是言論荒謬麼？」錢先生笑着問。

「我實在看不出什麼言論來，」錢太太

答。  
「那是內容空虛了，」錢先生猜謎似的說，「時下一般雜誌大半有這個毛病，有什麼辦法。」他攤一攤手，順便將烟蒂丟到窗外去。

「也不是，」錢太太打開來擺在桌上，「你們看，印刷得太壞了，價錢却相當貴。」

錢先生對那本雜誌搖搖頭，又點點頭，然後陔陔眼睛。

「所以，」錢太太用手按住那本豈有此理的雜誌，「我在重慶就不買雜誌看。物價貴倒沒有關係，這是戰時免不了的現象，但商品應當好一點。現在最糟心的事莫過於拿大價錢買不出好東西來，真氣死人。中國的工業真應迎頭趕上。」

「尤其是化粧品工業，」錢先生心裏說。靜屏一面將那本雜誌熱心的翻尋着，一面說：

「這沒辦法，為物質條件所限，為環境情勢所限，印刷實在無從好起來。而且，這裏面有兩篇，媽媽很可以看得下去的。」

這時，祖母站在門前招手道：

「吃飯了，快來。」

五

趙太太第二次來約錢太太出去時，靜屏剛

好在她的房裏，她正低着頭翻一本書，想尋出一節論文跟媽媽討論。

聽得細碎的高跟鞋聲，錢太太知道是趙太太來了，馬上靠着窗子，把一個指頭豎在嘴邊，這意思就是說：

「別說話，親愛的。」

趙太太怔怔的楞了一下，後來懂得了錢太太的意思，便啞吧似的走進房來，打破平時進門便要嚷嚷的慣例。等她看清楚是誰在房裏時，一陣掀天的大笑從她那小巧玲瓏的嘴唇裏爆發出來。

「嗚哇哈哈，你，你，嗚哇哈哈，」趙太太兩手握着小絹，掩住臉，俯仰着身子，搖擺着細軟的腰支，彷彿有人在呵她的膈支一樣。

「別，別胡鬧，」錢太太吃吃的說。

「我，我，嗚哇哈哈，哎，我，嗚哇哈哈，」趙太太還是笑下去。

靜屏盯着她，不曉得她為什麼這樣好笑。別胡鬧；靜屏，別理她。你真是名符其實的趙神經。」錢太太支支吾吾的說，順便丟給趙太太一個眼風。

但趙太太的眼睛雖然露在手絹外，却因笑而睜睜了，沒有看見，仍舊大哭不止。末了，她笑够了，站到梳洗台邊去，對着鏡子，用手絹擦着眼淚。時不時還從鼻孔裏零星的爆出半聲笑來，「孔」。

「竟這樣好笑，」錢太太一面埋怨，一面又丟給趙太太一個眼風。

趙太太別過臉去。

「我當是誰在她的房裏，」她想，「這樣失張落智的，却原來是她的令媛。唉，她竟這樣怕女兒麼？打牌有什麼關係，要這樣遮遮掩掩的，急出那副鬼樣子，——」

「孔，」她幾乎又要笑出來。

錢太太站在她面前，盯着她。

「靜小姐總是看書，」趙太太不理錢太太，跟靜屏搭話。

「呢，」靜屏莫明其妙，「趙伯母今天真高興。」

「孔，孔。」

眼風，眼風！

「孔，我想起一樁事情，」趙太太說，「真好笑。慢一點我要告訴她聽。」她指指錢太太，錢太太正愁眉苦臉的瞅着她。

「哦，」靜屏說。

「你到我那裏去，」趙太太離開梳洗台，對錢太太說，「我要叫你笑破了肚子。」

「甚麼時候去？」錢太太曉得趙太太是個懂訣竅的聰明人。

「今天，現在，此刻，」輪到趙太太丟眼風了。

「好吧，」輪到錢太太在梳洗台前站了，「等一等，——靜屏，你也一同去玩？」

「是呀，趙太太有如大夢初覺，」靜小姐回來，我還沒有接風呢，今天補禮。靜小姐，一同去？」

「對不住，」靜屏心裏無端的對趙太太感到厭惡，口裏却說，「我還要寫幾封信，接風是不敢當。……改天我再到府上奉看。」

然後錢太太跟趙太太出去了。

「真出奇，」靜屏想，「這樣鬼鬼祟祟的，笑得太不遜不慚了。」

她走出房去，碰見祖母在張望。

「又出去了，」祖母說，「這位趙太太真是，——唉。我想叫你媽今天陪我出去，替你買幾件衣料呢。」

六

錢太太又恢復了舊日的生活習慣，她享受着這城市中一些可憐的小娛樂。

但非常奇怪，在不知不覺中，她竟有故意迴避跟女兒見面的存心似的。而見面時她便感到有一點兒騷亂不安，像一個餘情裊裊的情人乍遇舊歡。

一個晚上，大街上還是鬧嚷嚷的，而她住的那條巷子裏早已變得分外孤寂。她從趙公館散局回來，大門已經關得緊緊的。她打發那個伴送她回來的趙太太的女工回去之後，便伸手搖動着門環。

「叮，叮，叮叮。」

平常是要再搖這麼一二十下，才會有人來開門，那不是王媽，就是周媽。但這一次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第二次她搖門環時，門呀……的就開了。

門裏面立着靜屏，臉上的表情顯得平淡冷靜，不笑，也不說話，只有一對黑黑的大眼睛在轉動着。在電燈光下，那眼睛很有光芒似的。

而且那光芒竟非常形而下的，在她遍身刺着。她希望電燈馬上熄掉，然後空氣才會和平常一樣地流通。

老太太曾經替她開過門，有時不免囁嚅道：「你不要回來得太晏，周媽她們都睡沉了。」

這并不難受，只要搭訕道：

「她們總說還早還早，老是糾纏不清，討厭。」

「趙太太她們真正是——」老太太說。

這就對付過去了。

而錢先生來開門呢，那更容易對付。即令他撇着眉尖取笑一兩句，也不要緊。但這一次怎麼竟完全異樣，這種無聲的暗對，真叫她受不了。

「我，我說一句什麼話呢？」錢太太想。

四周圍冷清清的，門裏面站着她的女兒，眼睛的光芒刺着她。遠遠逗出了一聲兩聲汽車喇叭叫，淒楚悽切，像原野裏奔馳着的一匹受傷的狼的嗥叫。

「媽媽回來了，」到底，靜屏突破了這幾秒鐘的沉默，開始說話。

「呢，噲，是的。你，你還沒有睡？」錢

太太說。她的臉上生硬變扭，像新被漿洗過。進房之後，她怔怔的坐在桌前，對着那盞電燈，瞪大眼睛呆看。末了，她捧着臉，閉緊眼睛，什麼也不去想。

錢先生在牀上轉側了一下，那聲音竟雷一樣驚動了她。她嚇一跳，跳起身，將衣服一陣子脫掉，關滅了燈，躺上牀去。

窗外有星星在閃，這逗起了她的一個聯想：

「唉，靜屏！」她喃喃的說。

七

這時候，靜屏在寫她的日記。

「回家十多天，這中篇終於沒有寫完。」

「近幾天我心的深處似乎有一種無邊的悵惘，起初回家時的那種愉快，竟被這短短的幾天逝水韶華沖淡了。這是什麼緣故？我是百思莫得其解。」

「祖母是太好了，她愛我的情意真是懇摯，雖然有些地方不免過分一點。比如她不大高興母親的花枝招展，以為中年人倒不妨樸素一點，但却鼓勵我冶容豔態的打扮起來，今天她又打算替我去買化粧品之類，我婉轉的巧妙的推辭了。收拾得漂漂亮亮，本不是女人的罪過，只要你除此之外還能够在自己的智能範圍以內做一點正經事，那比之一般雖不花枝招展而無所事事的娘兒更值得肯定。我是沒有豔裝濃抹的興頭的，太麻煩。但祖母彷彿希望我憑恃

着妖嬈嫵媚那一點，好去招誘一個公子哥兒做丈夫似的。不過她的愛實是在真情的流露，再則，對於她這一代，我忍心去責備求全麼。她純然是「母婦型」。——哦哦，我又記起爸爸那篇論中國女性的文章來了。是的，祖母是母婦型，一點也不錯。」

祖母的形象彷彿凸出在她的眼前，她用一隻顫巍巍的手，溫情的撫摩她。她的眼睛不知不覺的抵合了，去體貼那種親切的滋味。

「唉，這種愛是偉大的，」靜屏接下去寫，「至於母親呢？母親是——」

她丟下筆，眼睛呆定的張着。她希望爸爸那篇文章不是對媽媽而發，不是在存心將母親歸入某一種女性的定型裏面去。她覺得媽媽非常好。

「她很愛我，」靜屏想。

她的母親跟她的祖母一樣，是抱有偉大的母愛的。十年前她大病了一場，母親曾經好幾次淌下淚來。她病好之後，母親竟和她差不多的瘦削。她在文學上曾經用過些工夫，許多的作家也都被她無視過。她并不欠缺新女性型的素養。

一隻蚊子哼哼的飛着，跟窗外的金鈴子在更唱迭和。

不消說，她是曾經度着自我享樂的日子，但這就能夠算為某種型的婦女麼！她的爸爸不是說過，有些新女性型的婦女，她們的行爲生活，浪漫得很，很近乎娼婦型，但實在無礙於

她們內部之完整。她的母親懂得非常多，當然很能夠去做點事。不過，她說過，「因為時代的關係，使我活潑不得」，於是乎自然而然，她只能消沉。

靜屏替自己的母親在自肚裏辯護，尋找出很多的大道理，一點不含胡的。

她拍掉那隻蚊子，仍舊寫下去道：

「母親是一個新女性，她的外生活雖然不夠緊張，不過這種所謂『藝術生活』，——照她自己一貫的說法，——是無礙於她的內心保有的偉大的母愛，也抹煞不掉她那種新女性的素養。這種好的素養，雖然不像于哲才先生似的，見之於行動，但總之她是具有的。」

但到底沒有發動出來，那末，這又有什麼用處，有什麼效果？

靜屏的筆停滯住了，眼前現出一個幻象。她看見一個她的母親，一個于哲才，并排站立着在電燈的光暈裏。

于哲才滿臉流着油汗，在人叢裏穿來穿去，用和氣的聲音笑貌在勸募捐款。她的母親却抓了一大把麻將塞在她手裏，并且嘆喲的嬌笑。

接着來了第二個場面，母親在擲着口紅，而于哲才在寫，寫，寫些什麼。偶然她抬起臉來構思，又像是在透氣。

「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中，」她聽見于先生說話了，「以女性而論，有許多在向上爬，有許多在向前奮鬥；有許多在消沉沒落，有許多

則更形積極。但向上爬的，消沉沒落的，却偏偏要去找許多大道理來替自己文飾，——替自己文飾！靜屏打一個寒戰。

夜已深了，這時她忽然感覺到一陣涼意襲上身來，這倒使得她逃出了幻境。

「怎麼，」靜屏想，「我竟默記于先生在今年三八節那天的演詞？」

什麼文飾不文飾，母親是——

這晚上她替母親開門的那一幕悲劇，又在她的腦子裏重演一遍。她的母親狼狽的站立在大門口，臉上雖然脂粉光膩，却遮不住一副不自然的神氣。「呢，嗚，你，你還沒有睡麼？」唉，這不像浪子歸來麼？但她却是她的母親。

「噹噹，……」時鐘打過十二點。靜屏決心把日記寫完了當，但仍舊在胡思亂想。

她的母親有一種新女性型的素養，而沒有見之於行動，這是一個缺點，自然不能替她「文飾」。時至今日，她是應當拿出行動來，而不能像前此一樣的沉溺在「藝術生活」裏面了。不過，早一向她不是很好的在過日子麼？而趙太太之流却又找上門來，鬼頭鬼腦的引她出去，她自然不能安定下去了。

「這是趙太太活生生的把她拖下污水裏去了！」靜屏非常憤慨，想到這兒，使她心裏一陣陣難過，像小孩子失掉了哺乳的親人，她想荷荷的大哭一場。

既然是趙太太那些道道地地的「娼婦型」



的女人，那些一錢不值的女人在擾亂她，難道竟因此之故而嗔怪母親，而透底的厭棄她？——不能不能。

「多原諒她些，」靜屏囑咐自己，「她是我的母親，是我的媽媽。她也是很可憐的。像今天晚上，她那麼個樣兒，像很受着委屈。唉！」

終於，她草草的寫完日記，然後熄了燈，鑽上牀，但總不能睡下去。她拿幾本書，把枕頭墊得高高的，想要慢慢的墮入甜適的夢境裏去。

她似乎睡着了，又似乎沒有睡着。她恍惚惚的，看見母親被趙太太拖到一條污穢的河流裏去浮沉。她們的細膩雪白的四條直裸到肩際的臂膊，被污水染得黑黑的，沙丁綢的旗袍變成了抹布，頭髮的波紋弄得雜亂一團，赤腳穿起來的高跟鞋各個丟了一隻。她們鼓起勁，在水面上抓取戲券，王牌，粉撲，雖然有時候濁浪把她們打得直翻眼睛。

末了，父親從地底下跳出來，他戰着指頭喝道：「娼婦型！」

她們沉下去了，再沒有划起來。只有趙太太還露出一張輕薄的屁股，在水面上扭呀扭的。

「救救！」靜屏大叫。她的眼睛睜開時，分不清剛才是一個惡夢呢，還是一個奇怪的幻覺。

「睡吧，睡吧，」她催促自己。她還是沒有睡好，頭腦昏昏然。

「一，二，三，——」她想方法來自己催眠，「一二三四，——娼婦型！不管牠，四四，——你必須努力，唉，四五六七八，——四五六——」

她跳起身，旋亮了電燈，坐到桌前去。過了一點鐘之久呢，還是僅僅一剎那間，聽得祖母在敲她的門。

「靜屏，」她說，「我聽得你房子裏有響聲，我想，你怎麼還不睡。我來看看，你當真沒有睡呢。快睡去，很晏了啦。」

靜屏連忙答應道：「我剛起來打蚊子呢，就要睡的。你也睡吧，奶奶。」

祖母叮囑她，叫打過蚊子之後，得把帳門好好的合攏來，免得蚊子闖進去。然後又催她睡。她眼看著靜屏熄了燈，上了牀，才回房去。

她喃喃的自語道：

「唉，這孩子，是結婚的年紀了，應當——」

她大大的歎一口氣。

第二天，靜屏顯得很快活。她督促自己無論如何應當振作起來，快快活活作點事，不能永遠惘然下去。她的胃口也不壞，早餐時吃了三大碗滿滿的飯。她相信世界會變得非常可愛，在不久的將來。

祖母看見孫女兒狼吞虎嚥，也歡喜得很。她說了一個小姑娘吃大麵包鑽進餡子裏去的笑話，雖然不甚好笑，但大家都笑得厲害。錢先生的哈哈是驚天動地的，而周媽還拍着巴掌來替自己的笑聲助勢。

這一天，靜屏的中篇寫完了。錢太太起牀很晏，吃了午飯就溜出外去。下午，趙太太叫女工來通知錢先生，太太今晚不回来了。

### 世界名權

英國B.羅素著  
沈鍊之譯  
實價三元二角

在本書裏面，著者着意在證明社會科學上的基本概念是權力，與能力是物理學上的基本概念有同樣的意義。本書的着重點是最後一章：權力的馴服。從前，人們把自己賣給魔鬼來獲得魔術的權力。現在他們由科學獲得這些權力，覺得自己不變成魔鬼。世界是沒有希望的，除非權力能被馴服，被甲起來為全人類服務，因為科學已造成這不可避免事實：大家必須生活，否則大家必須滅亡。權力的馴服須備四種條件：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宣傳條件，心理或教育條件。

改進出版社發行

# 荒涼的山谷

李 雷

## (第一章)

這是亞細亞莽原的一片荒涼又荒涼的地方，

一條藍色的河流在羣山的夾縫里流淌。

北面坡是滿山黑色的大松林，

南山崗光禿禿的連幾棵白草都不愛在那兒

生長。

人們都說南山崗是絕地，

劉二鬍子在那里打死過狼，

狼心狗肺呀，狼死的地方連草都不長！

生活在這兒的人們呀，

人們的心，也好像比別處人心更荒涼。

從他們祖先就過着這極平凡的日子，

日子在他們祖先的生命里春天發青秋天發

黃。

他們老了，他們死亡，他們的白骨上結霜，

白骨又化做泥土，泥土生草，

喂養着後代子孫畜牧的牛羊。

他們的子孫哪，子孫和牛羊，

一代接一代，一代一代地生長，

生長在這塊荒涼的地方。

他們生長在這塊荒涼的地方

也在這塊荒涼的地方蓋上幾座草房；

草房里流傳着許多草原故事，

故事講的都是荒涼：

譬如天色傍晚的時候，有一隻熊慢慢地走

下山崗，

坐在人家的門口向里頭張望。

那人家孩子的母親去訪問她的娘，

家里奶下三個姑娘，

大姑娘巧，二姑娘強，

三姑娘是個小孩，生成了付熱心腸，

那隻古怪的黑熊用牠的前掌，

拍着門板咣咣咣的響：

『大姑娘開門呀，我是你的娘。』

大姑娘吓得連氣都接不上。

『開門呀，二姑娘，你娘身上冷得慌。』

二姑娘吓得躲在炕脚上一聲也不敢響。

『給娘開門呀，三姑娘。』

三姑娘小，又熱心腸，

跑去開了門，門開了露出一隻黑熊王，

一把抓住她，沒等她叫嚷，一口就把三姑娘的脖頸咬傷。

那隻黑熊走進了屋坐上炕，挨近大姑娘，

二姑娘，

大姑娘，二姑娘都聽着娘的嘴里吃着甚麼，一勁地咯嗒咯嗒地響。

『你吃什麼，娘？好不好給我們點嚐？』

『我沒有吃飯，在吃紅蘿蔔，啲，又甜又

香，

你們都吃過飯來，何必硬搶。』

『不，娘，我要吃。』大姑娘爭，二姑娘

也搶，

搶到手里一看，原來是三妹妹的小手指頭

，還冒着血漿；

嚇得她們兩個姑娘跑出去爬到一棵楊樹頂

上。

楊樹根下是一座墳場，

楊樹梢上有一點星光，

一陣涼風吹動楊樹葉子嘩嘩嘩地響。

那黑熊跑過來向樹頂瞭望，

他說『大姑娘，二姑娘你們坐在樹上該多

風涼，

你娘老了，腿腳不靈，爬也爬不上，

你們想也不幫一幫忙？』

大姑娘，二姑娘，小聲地商量：

怎樣對付這黑色的魔王；

她們拿出一條麻繩倒垂在地上，

「你拉住這繩頭吧，親愛的娘。」  
那隻黑熊可真上了她們的「當」。  
她們把黑熊拖到了半空，突然一鬆手，  
那黑熊就跌落在地上，立刻死亡。

他們生長在這塊荒涼的地方，  
今天聽了這草原故事，  
明天又在人們面前來講，  
明天講，後天又聽，  
聽一千遍，講一萬遍，都是一樣。  
地方荒涼，生活和故事，  
也一樣荒涼。

他們唱的是憂鬱的歌；  
歌兒流蕩在荒涼的牧場上。

「高高山上一條牛，  
兩個犄角一個頭，  
四個蹄子分八瓣，  
剩個尾巴長後頭。」  
他們生活在這塊荒涼的地方，  
也歌唱這地方的荒涼：  
春天是這樣，  
夏天是這樣，  
秋天是這樣，  
冬天是這樣，  
年年年年都是這樣，  
大地荒涼，人心也荒涼，  
他們的生命就在這塊大地上發榮滋長。

是啊，這地方  
不管春夏秋冬都是一樣荒涼。  
就是春天來了，山谷里彷彿也沒有甚麼兩  
樣。

那是多麼稀有的幾朵草花呀，那些花草  
在石頭底下偷偷地開着，  
點染着荒涼的春光。  
一輛牛車從二岔溝里慢慢地轉出，  
那是一頭老牛駕轅，前邊有一條毛驢在套  
上，毛驢黑，老牛黃。  
車裏坐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道」眼淚  
汪汪，

還有三個孩子，一個抱在懷裏，兩個坐在  
她的身旁。  
兩個大孩子，頂大的十歲，其次是七歲，  
名叫寶柱和寶梁，  
最小的不該三歲，叫玉芝是個姑娘。  
她是白草峪劉二爺子的妻房，  
三天前來到她兄弟家，探看她的親娘；  
這時候，她娘家兄弟趕着牛車送她回莊，  
她想着那荒涼的日子有點心傷。  
時候總屬是春光囉，  
有成羣的牛羊叫響在春天的荒山上，  
有各種山雀飛鳴在春天的荒山上；  
這三月的荒山，委實也透出一層稀薄的綠  
光。  
牛車轉出了二岔溝口，順着一條小河向東

行，  
小河的水聲在岩石底下潺潺地流響。  
這地方：南面山背陰北面山坡向陽，  
向陽的山坡滿是「刺榆」(註一)枝上的嫩  
葉含香。

「媽，你看那是刺葉子！」  
寶柱的叫聲，提醒了車上的婦道，  
她朝那向陽的山坡看了一眼，  
可不是嗎，那刺榆的嫩葉綠盈盈的閃光。  
「他舅舅，你讓牲口站一站，  
我到那邊採點刺葉子，擱午到家給你熬刺  
葉子湯。」

這樣，牛車就站在小河旁，  
寶柱還未等車站穩就往下跳，  
讓他媽順手拉住，又打了一巴掌；  
「你也不怕刺死幹什麼那模樣，  
你這個不知好歹的孽障！」  
她帶罵着把玉芝遞給寶梁，  
自己下了地，走到溝窪處撒了一泡尿，  
寶柱就飛似地跑上山坡，  
他跑上山坡蹲下，看見一棵「車轂糖菜」  
(註二)，  
他就順手摘下來嚼着。  
註一：刺榆是灌木的一種，有刺，春來發  
出的綠芽，可食，東北農婦多採之做  
湯。  
註二：車轂糖菜，係野菜名，形如車輪，  
亦可食。其種子為藥品，叫車前子。

「車轂轆茶呀  
趕馬車，

你是朋友，我是哥，

打盞酒咱倆喝，

喝不醉咱倆睡；

睡不着，你打老婆我捧瓢……」

遠處，南山的山頂上「小牛官」們

站在山頭揮着他們的牛杖，

高亢地唱着鷓鴣架的歌：

「嘢，啊……嘢……」

你山沒有我山高嘍，

你山結個紅辣椒嘍！

紅辣椒嘍，

不結籽嘍，

偷你們家小老婦嘍。

嘍，啊……嘍啊……嘍……嘍……」

實柱聽了也學着哼唱。

「你這「小喪門旋」(註三)就不會往好里

長，

那是什麼話，跟「放牛小子」能學出個什

麼好樣？」

聽到媽媽一罵，實柱就不哼那個「調門」，

他跑到那婦道跟前幫助摘「刺榆子」的葉

，安慰他媽的心。

他採了一把刺榆葉子交給他媽說：

「媽，我學好囉，我再不唱那個歌。」

他媽的眼淚又落下來，潤濕了刺榆的葉，

「孩子，你往「好里走」長大出息個人，

媽這一輩子盼誰去？不就指望着你們？」

她們娘兒兩個走回到車上，

牛車又在吆喝聲中進行；

一路上他舅舅打着鞭子喊：

「嘢……嘢……嘢……嘢……」

「大車」在石頭道上「嘖嘖」的振盪，

太陽傍晌就到了白草峪，

白草峪的孩子們都喊叫着：「回來啦，劉

二大娘！」

劉二大娘帶笑回答他們的問話，

下了車抱着玉芝走進自己的草房。

一種奇怪的感覺

刺激着劉二大娘的心，

怎麼屋里寂靜得沒有一個人？

一會慧芝從外邊跑回來，眼圈兒還有點紅

潤：「媽媽，我爹叫大屯子的「巡警狗仔」綁

去啦！」

慧芝的臉頰氣漲得緋紅，

她的兩隻眼睛像兩滴水珠，

盯視着劉二大娘不動。

劉二大娘一聽覺得好像晴天打了個霹靂的

雷聲，

她心里「畫葫蘆」(註四)懷揣小兔蹩蹩地

亂踹。

「昨天，我爹在南大坑挖河淤土，

也沒有遭誰，惹誰，就不知從那來的那麼

個「楞頭書」，

一把就把我爹的鉄鍬搶去，

一邊走一邊罵，說那是他們的土坑，

別人誰也不敢動；

過後不久，就來了兩個巡警

把我爹不由分說地綁去，用一條麻繩……」

慧芝說着向窗外一望：

「媽，我才見過老倪家表哥，

他說：他去打聽，一打聽，看是如何？」

這突如其來的事情，使這茅屋振動，

震昏了劉二大娘的乳胸，

她怎麼也想不透劉二大娘子為什麼就教人綁

了去；

在她的心理，又掛念着這一點，

他爸爸昨夜也沒有帶被去，睡覺是否要受

寒？

他已經衰老了，怎經得起別人磨難。

劉二大娘左思右想暗自埋怨：

不該到娘家去「串門」(註五)，

剛去了三天，家里就闖下這麼大的禍亂。

急得孩子他舅舅也沒有了主意，

忙說：「姐姐，我去看看，

註三：小喪門旋，罵人越長越沒有出息的

意思。

註四：畫葫蘆，是心里糊塗想不明白。

註五：訪問鄰家或探親都叫串門，詩中指

保探親戚。

牛和毛驢子請你照管。」  
他去了不多時，就攙扶他「姐夫」走回家門；

後邊跟隨着倪耕有，他臉都氣青啦，直青到耳根。

劉二鬍子呻吟着一步一蹣，  
他被敲打得皮開肉綻；  
而想起那事情是多麼簡單，  
祇爲的挖了高二麻子家的（？）兩畝土，  
被他們的「管事的」瞧見，就叫來巡警綁了去，

打了一頓，另外還罰了五十塊錢。  
那逼命的錢哪，限期十天，  
廿天交不上就得到城里去住牢監。  
老劉二鬍子氣得發喘，渾身抖戰，  
但是他沒有辦法，挨了打，還得替他們籌錢。

因爲那個高二麻子認得城里的日本官。  
聽說高二麻子還要做區長呢，  
誰也不敢惹他，他是三里五村頂大的壞蛋，  
聽到高二麻子要做區長，  
各鄉的老太婆都含掌哀喚：  
「可憐，可憐我們窮人吧，老天爺，  
你千萬別讓高二麻子當什麼區長呀！」  
真是一提到高二麻子，人們都叫苦連天。

活在这个世界上沒有幾十年，  
可經歷過不少大的變遷。

劉二鬍子這一輩子過的都是苦難。

他從小就沒有爹娘，  
終年價風里雨里替人家放豬放羊；  
他的生命就在日里風里生長。  
東家說打就打，說罵就罵，

打啦，罵啦，他都不敢嚮；  
他吃不得飽飯穿不得衣裳，  
瘦的皮包骨頭，他暗恨自己的爹娘，  
臨「去世」不把他帶去，  
讓他活在世上忍受那受不盡的災殃。  
一年小，二年大，他漸漸地生長，  
山上的草一歲青了又一度黃，  
他漸漸地學會鋤地又會扶着犁杖，  
不管種穀子高粱，他都弄得很妥當。

人也冷場看去，幾年的光陰，  
他就出息成個鐵打的「莊稼人」，  
又忠實，又可靠，終年在「外邊把年造扛」  
（註六）

忽然，那年「反了亂」，小日本和俄大鼻子兩下裏開了仗，  
當時的世界，真是兵馬亂慌慌，  
「紅胡子」（註七）遍地，專搶人家的大姑娘。  
這嚇壞了二舍溝里的王老娘，  
她在藏右藏，藏不住自己的小鳳（註八），  
「瓶嘴茶轉住，人嘴茶不住，」誰都曉得

她家裏有個姑娘。  
沒有別的法子，便拉着劉二來拜過天地堂，

從此劉二算是有了妻房。

有了妻房，自己覺得有點遭殃，  
這樣的年月，往那里逃荒，  
大道上的人羣，就像大水一樣朝東流向西

誰都想躲避死，而誰都走在死亡的邊境上。  
劉二挑了一個扁担，前頭是個新嫁娘的黃包，  
後邊是個綠油盆，兩個碗和筷子兩雙，  
他們逃呀。逃呀。逃到這白草峪的山溝里，  
在這里搭起一座草棚，守着山谷的荒涼。

荒涼的山谷，滿生着松樹和白楊，  
松樹和白楊林里深藏着草寇和豺狼。  
逃難的人們來到了這里，到這里砍伐了樹  
在這荒山上，又蓋上了草房。  
劉二也和別人一樣，蓋上了草棚，  
他和他的老婆在這里放羊，割草，  
開荒，也播下了穀種……

他們在這里生活，  
早上太陽還未上山崗，他們就上了山崗；  
晚上太陽已下了山崗，他們還未下山崗；  
他們播種在這荒涼的山坡上。

註六：年造扛，即做「長工」術語說係「  
僱農」，東北無地可耕的貧農多給人  
家做長工，春五個月，秋季三個月。

山坡上的春草青了，他們含笑，山坡上的穀苗黃了，他們哭着……

他們年年開破了草皮，他們年年披斬了荆棘，他們的生活與希望同在，他們在地邊上用青石板蓋上一座小廟，逢年過節都去磕頭燒香虔誠地禱告：

「小廟，小廟，他聽真，求求你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我們一方人。」

「保佑我們這一方，風又調，雨又順，糧食打萬石，棉花檢千一捆！」（註九）

他們可像牛一樣在田裏鋤，又在田裏耕，一年又一年做着「五穀豐登」的夢，他們手抓草葉去喂養土地，希望着禾苗長得和海水一樣青。

「雲彩往南，河裏漲水，雲彩往北，河裏漲水……」

他們天天希望，天天担驚，他們天天唱着希望用相驚的歌，又怕天旱把小苗晒乾，又怕水潦把小苗沖跑。

可是希望祇是希望，不是今年旱，就是明年潦，山地上糧食一年比一年「打」得少。

他家儲蓄，向不容情，吸乾了他們的骨髓，蝕萃他們的生命。

「山谷上一年黃二年青，劉二老了，滿嘴巴都是鬍子，別人就送給他個劉二鬍子的渾名。」

四  
劉二大娘的娘家兄弟，帶着一肚子氣，連午飯也沒吃，把牛車趕回家去。

劉二大娘一再地囑咐他：「你回家跟你媳婦想想辦法，看她還有沒有貼己錢，借個十幾元，我們自己再張羅幾個，若張羅不着，就得把小牛賣了，才能還上這份冤錢。」

她走回來到牛棚里，她的眼淚又落了下來，那小牛一看她來，也好像有什麼話要講；但是牠又講不出來，「悶」的叫了一聲搖着牠的頭。

用鼻子聞着劉二大娘的手。劉二大娘的心里一陣酸一陣酸，她想這小牛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從小沒有娘（指一母牛）喂牠小米飯，好容易盼牠長大，到今年打算靠牠耕田，劉二大娘不敢想下去，她祇說一句：「嘔，畜牲啊！」就淚下漣漣。

她回到了屋里，一看老劉二鬍子躺在炕上痛苦地呻吟，她心里好像一把火燒，信得地自己罵道：「沒有事，幹什麼不好，偏要那坑里去挖上一畝，就挖着了倒毒的運氣，這也是命里該着。」

「滾你媽個蛋，你這個臭驢。」劉二鬍子一氣就連罵幾句，罵得劉二大娘躲在炕邊牆角里暗自哭泣。可是她沒有一勁兒哭，哭了一會又替她「當家的」（註十）做了一碗麵湯。

那還是過年的時候，稱了五斤麵粉下來的預備做鞋用的。現在替他煮上，做了一碗疙疸湯，劉二鬍子喝了湯，覺得香噴噴的，也就消了氣。

五天後，劉二鬍子起了炕，他求親戚告朋友去借錢。人家窮親戚不富，大家都窮人相憐，好容易才湊上十五元，還差三十五塊錢沒有來源。

最後他回到草棚里，看着他那小牛咬定牙根把頭點點，「賣了牠吧，過幾天就是廿三。」他預定廿三把小牛趕到「集上」去賣掉，也許能賣個卅多塊錢。（完）

註七：紅胡子，即是土匪。

註八：小鳳係劉二大娘的乳名。

註九：棉花的計算法，多論捆，每捆係軌出種子後的淨絨十斤，十捆為一包。

註十：當家的是丈夫的意思。

# 母親

青苗

我扶着母親爬上半嶺的時候，大約已是將近午夜了。

天上佈滿着陰雲，連一顆星光也沒有，我們眼前是黑黢黢的一片，什麼全看不見。風越刮越大了，颶風好像要把山體吹翻似的呼號着，咆哮着，隨着那一陣陣凜冽刺骨的寒風，冰冷的沙粒像針刺着一般向我們的臉上打來。我的臉頰凍得刺痛，連手臂也凍得麻木起來，然而我終於把自己身上的棉外套脫下來給母親披上；母親凍得那樣地顫抖，氣吁吁地用嘴裏的氣溫溫暖着自己麻木了的兩手。連牙齒也凍得哆哆嗦嗦的亂響起來。

四圍是那樣的黝暗，又兼山道非常崎嶇，我們時時被路上的石塊絆倒或滑倒在山坳中沒有消溶的積雪上，當我們走進一條幽險的豁谷裏時，一種令人心悸的野獸的慘叫聲便在我們的耳旁響了起來，聽見了這種聲音，母親嚇得死死的撲抱着我，隨即便跪在地下祈禱起來。母親跪下之後，便不能起來了，雖然我竭力的去扶她，但她終於疲憊得和麵一般的乏軟了，而我也困倦得不能自持了，我們自早晨整

整跑到現在，一刻也沒有歇息過，一粒飯和一滴水也沒有進過嘴邊，我的手是那樣的酸痛，我的腳好像有千鈞一般的沉重，我把母親背到那險峻的山崖下一個避風的地方，便坐下歇息起來。

我們彷彿是陷在死的國度裏了，四圍是那麼黑，颶風永不疲倦地在懸崖間狂嘯，遠遠的樹林裏，狼叫得更凶了，這種聲音是那麼嘹亮而且慘厲，母親驕得便在我的懷裏亂抖起來。

一刻之後，母親又開始嘆息，而且靠在我的懷裏啜泣起來；顯然的，經過了這樣她一生的懷夢也沒有夢過的苦難的折磨，她那往日英勇和沉着的人格完全失掉了，她差不多和一隻草狐一樣怯懦，而且開始狂亂了。看到母親這樣的情況，我的心便隱隱作痛起來，我極力地安慰着她，哄騙着她，然而她卻絕望地帶着抽噎的聲音道：「你已經說過幾次了……說這裏有村莊……有村莊……可是我們整整的跑了大半夜……却連一家鬼人家也沒有找到呀……」她是那樣地憤懣，失望，又像前半夜未爬上山嶺時那樣的暴戾。她不停地喊着腳痛，腿

酸，而且連連的嚷着要水喝。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安慰她的言辭枯竭了，我喘着，看到她那詛天咒地的歇斯特利的狂亂，看到她失却理性地用拳頭兇狠狠地在自己身上亂捶和把頭在地上亂碰的情形，我的心便像虫咬着一樣地難過，我抱住她的肩膀哭了起來。

我的哭似乎比我安慰她的話還有效些，她感動了。她安靜下來。她用手撫摸着我的頭，淚流像雨一般的滴了下來；隨即她便抱着我了……她是何等的軟弱呵！

我們在山崖下休息了一會，身上一陣比一陣覺得寒冷起來；我的臉凍得好像針刺着一般，我的手和腳也凍得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似的，而母親竟凍得喃喃地慘叫起來。

無論如何我們是應當繼續前進了，若是躲藏在這裏不走，縱然是不被野獸所毀，也會被寒冷凍僵了的。

當我扶着母親走了幾十步的光景，我的肚子便咕嚕嚕地響起來，我陷在一種無可形容的焦躁裏，狠狠地咬緊着牙關，便又用凍得不靈活的手緊了緊我的褲帶，又扶着母親向前掙扎了。

「唉……天爺爺……我的腳是多麼的痛呀……水……水……雨水也好……泥水也好……讓我喝一口呵……天爺爺……」母親又哆哆嗦嗦地慘叫起來了。

我們又開始走進一個幽暗而彎曲的深谷裏了。山道是多麼的陡險和崎嶇呵，翻過了一個

山坡又是一個山坡，走出一條坳谷又是一條坳谷，我們的脚下好像有無盡的羊腸鳥道在蜿蜒着，我暗暗地疑心而且吃驚了：難道我們是走錯了路嗎？怎麼我們永遠地在這幽僻的山谷裏摸索着，連一兩村莊，甚至一個廟宇和破庵也找不見，唉，我們一定是走入迷途了。……這樣想着的時候，我像一隻機警的兔子似的聳起耳朵來傾聽，豁谷裏是死一樣的靜謐，彷彿大地和山體都已沉睡了，只有那寂寞而單調的疾風帶着鬱悒的情調永不疲倦地在峯巒間呼號着。

我們時時被路上的石塊絆倒或被殘冰滑倒，但又掙扎着互相扶了起來。當走出一條彎曲的小道到一個稍稍平坦的山坡上時，我們的頭上宛如有着無數的白蛉紛紛地飄舞起來，隨着一陣陣的寒風利刃似的迎面撲了過來。

「呀！雪！落了雪呀……」母親用哭喪的聲音叫了起來，接着便頹喪地把肩膀靠到我的肩上來；她已走得那疲疲倦倦，又大聲地喘息起來。

風又漸漸地大起來，風捲着那白蛉似的雪花在暗空裏亂舞，地下也落着一層白茸茸的薄雪，我們的眼前似乎清亮了些，趁着那微微的雪光，我立在一個高高的山峯上向四下瞭望，我似乎隱隱地聽見了微茫的犬吠，心裏驟然地驚喜了，我呆呆地向四下裏注視，然而我什麼也沒有發現出來，漸漸地，我的心又冷卻下來了；顯然的，這犬吠聲是從我的心上發出來的。

這不過是我的一種幻覺罷了。

「哎呀……冷……冷……多麼的冷呀……天爺爺……你摸摸我的手，我的手快……快……要凍成一片木板了……我的腿……麻木得……麻木得……抬不起來了……」母親斷斷續續地呢喃着，她的下巴子凍得哆哆嗦嗦地亂嚮。

山道上已經鋪滿了一層白茸茸的積雪，彷彿整個的大地全被白雪所吞沒了，四圍是白茫茫的一片，連那些峻峭的峯巒和森林全被一層模糊的白色所籠罩了，我們更難辨出一條道路來，一陣陣的疾風颳過，峯巒間的雪花全向豁谷裏飛來，豁谷裏的飛雪像濃霧似的瀰漫着。在這樣的冷雪狂風襲擊之下，母親覺得好像一個刺蝟似的，狠命地將頭向兩肩裏縮下去……可憐的母親，她抖得何等厲害呵，猛地她的腳下滑了一下，我和她同被絆倒在雪地上了，但我很快地便掙扎起來去扶她，而她卻滾在雪中瘋狂地嘶叫起來。

我雖然仍扶着她繼續地向前掙扎，但一種恐懼的情感却在我的心中滋生了，可怕的潰滅漸漸地逼近我們，我彷彿看見死神的黑影已在我們的面前睨了起來……於是漸漸地想起許多小說和故事來，這些故事都是描述雪夜中的行人所潰滅的事情；我的心漸漸地寒冷起來，一種對於死的恐懼和悲哀的思想已在我的心頭氾濫了。

當我正在冥想的時候，母親驟然地驚叫起來：「哎呀……燈光……來保……你看……那

邊……那山坡下……呀……燈光……那一定有人家了……天爺爺……」

母親是那樣的驚喜，她忘情地反復地喃喃着，歡喜得抖了起來；她的聲音也清朗了些，她的步伐也驟然的有了力量。

順着她手指的地方望去，我似乎也隱隱約約地看見一星燈光了，然而那是什麼樣的燈光呵！那燈光小得和一顆星子或一點流螢似的忽隱忽現地在遼遠的山坡上閃爍着。

我扶着母親向那小小的光芒奔去，雖然風雪依然是那樣狂烈，但母親却比剛纔有了些力量，她喘息地向前掙扎着，已顧不得去拂身上的積雪了。

可是老天却好像故意捉弄着我們似的，當我們翻過了幾重險峻的山嶺，快要走近那個渺小的光芒的時候，那星點一般的光亮却悠悠之間地隱沒了。

我和母親佇立在一個山坡上默默地注視着那隱沒了的燈影，母親的神態是何等的驚慌失措呵，然而她還是戰戰兢兢地懷着滿腔的希望等候着那燈光的再現的。

可是那燈影一隱沒下去便永不再現了，四野裏是那樣的蒼茫，雪花像數不清的蒼蠅似的在我們的眼前亂舞，目力所及的地方盡是烟霧一般的白茫茫的一片，除過眼前模糊的峯巒和森林，我們什麼也分辨不出，夜是那樣的寂靜，彷彿整個的大地和宇宙全都沉睡了，只有那尖利的朔風永不疲倦地呼嘯着。



母親漸漸地乏軟下來，然而她還是不相信地擦着她的眼睛，默默地向那燈影消失了的方際望著。

「唉……那明明是燈光，怎麼又不見了呢……難道那是鬼火，是狐仙爺爺帶來的光亮嗎……」

母親顫喪地用著哭喪的聲音說道。她依靠在我的肩膀上，簡直乏軟得抬不起她的腳步來了，我下死力地扶持著她，我安慰她，鼓勵她，然而却提不起她一絲勇氣來，她是那樣地沉默，彷彿是陷在死的悲哀和恐懼的深淵裏了。

她搖搖欲倒地一顛一仆地在山道上彳亍着，宛如一個醉漢似的東跌西倒，雖然我是竭力地扶持著她，但她却屢屢地滑倒在雪地上。

「唉，天爺爺，保佑保佑呀……雖然我不見村莊，廟宇，也該找一個小洞避一下呀……」

「唉，為什麼走了這樣長的一夜……天還不明呢……」

經過了長久的絕望的悲哀，一種希望的火苗又在母親的心中甦生了，她現在急切地盼望着黎明。

然而黎明前的風雪却更加狂烈了，那瀰天漫地的飛雪像網幕似的籠罩在蒼空中，母親的精力是更加衰微了，她簡直跟一隻笨拙的皮球似的不時地翻到雪地上去，全身染滿着白雪，鞋底上的積雪也冰凍得和一片冰刀似的，因此她屢屢的在雪地上滑了下去。

她差不多陷進極度的昏亂中了，她是何等的狼狽呵，她大聲地喘着氣，頭巾已經從她的頭上落到頸上了，頭上的散髮亂得像一團野草一般了。

「噢，什麼鬼迷住了我們，我們怎麼會陷進這荒山裏來呢……唔，可是你看，那不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血淋淋的人頭……天呀……多怕人呀，來寶呀，你看那不是來福的頭顱嗎……」

母親完全昏亂了。她繼續地噁道：「你看，那不是來福，他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哎呀，快救人呀……那些『鷄大王』（註）趕他趕得多兇，呀，你看那羣狼……那羣狼……」她的話被劇烈的喘息打斷了。

「媽，你安靜一下呀……你安靜一下呀……」

「唉，你看，東方已經亮了起來……那不是一個村莊呀……一定的……一定的……這次是不會再有錯誤了……」被母親的神態嚇慌了的我，用着戰兢兢的聲音向她勸慰着。

然而母親却好像並沒有聽見我的話似的，她繼續地喊道：「來福，喜歡，我的心願……兒呀，你們在望鄉台上望一望我呀……」

可憐的母親哭得傷心極了，她竟至不住地抽抽起來。

「呀……來寶，你看，那不是來福……鷄大王」正迫他哩……」

母親還是繼續地噁着，她的思想已經沈入昨天早晨那悲慘的事情上了。

爲了怕母親再滑倒在雪地上，我折下一枝樹枝替她做拐杖，母親的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她那黑色的輕飄飄的頭巾像一隻被繫着的飛鳥似的在她的頭上飛舞着。

雪漸漸地小了，天已黎明了，剛纔我隱約地看見的那村莊是座落在一個山腳下的，差不多全被白雪所掩沒了，村頂上依稀地飄散着縷縷的炊煙，再走近些時，我們已隱隱地聽見微茫的犬吠聲了，母親的精神又稍稍振作起來，我也鼓起了最後的精力，扶着母親向那村莊走去……

★ ★ ★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人家了，這家主人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性情十分的柔和，她非常熱切地招待著我們，忙著跑前跑後給我們生火爐，作飯，而且把她的棉衣拿出來給母親替換了。

母親爲着她的慈悲感動得下淚了，經過了長久的休息，飯後，圍坐在火爐旁邊，母親便對那老太婆開始述說着我們逃亡的經過了：她首先說到我們村莊的陷落，以及我們的家裏被搜查和搶奪的經過，後來當她說到我的妹妹喜歡被輪姦和我的哥哥來福被刀殺的時候，她激憤得顫抖了，她的氣色多怕人呵，她的臉因過

份的激怒而驟然的蒼白起來。

「該死的『鷄大王』呀，千刀萬剮的強盜！千刀萬剮的強盜！」

母親是落在痛苦的深淵裏了，她彷彿又失去了她的理性似的歇斯特利地啜泣起來。

醉熊熊的火焰映在母親的臉上，母親在抽搐着，她哭得何等傷心呵，那慈善的老太婆也陪同着她流淚了。

「我的兒呀，我的女兒呀，我的心胆……老大爺呀……」母親瘋狂地捶着自己的胸膛，而且狠命的扯着自己的頭髮。

她的這種神態幾乎和昨天早晨一樣的狂亂了；昨天早晨，當我們離開家裏的時候，我的妹妹已經僵直直的躺在堂屋裏了，她全身的衣服都被剝去，赤條條地被縛在一條木樑上，她的身旁圍着許多東洋兵和蒙古驍子，他們指手劃腳地放聲大笑，其中有一個用槍刺在她的乳房上指劃着，另一個却爬在她的身邊玩弄着她的髮辮。……可憐的母親被這景象弄得狂亂了，她不停止的癡癡着，臉色白得像一片白布一樣。

然而可怕的事情還多呢，當我們跑出村門的時候，我哥哥的頭顱和他的五個同志的頭顱已掛在村門上那太陽旗下了，可憐的母親在這一系列頭顱中一認出哥哥，她便軟得站立不住了，於是我只得背上她，夾在一系列最後從村裏逃出的難民的羣列裏，沒命地向前邊一個村莊跑去……

現在母親大約又想起這狀況了，她彷彿完全失掉了理性似的扯着自己的頭髮，牙齒咬得吱吱地響。

「唉……喜歡……喜歡……我的心胆……我的女兒呀……」她竟放聲地哭了起來。

由于過度的困倦，下午的時候，母親在炕上昏睡着了。

她大約是病了，她的熱度很高，面頰非常暈紅，她的眼睛已經哭得紅腫得像兩隻銅鈴一樣了。

「唉，各位『鷄大王』，你們開恩開恩呀……行行好呀……你們饒了她呀……她還是不滿十五歲……不滿十五歲的小孩子哩……」她在昏睡中發着喃喃的夢囈。

淚珠一顆一顆地又從她那紅腫的眼睛內滾了下來，她受的刺激太大了，她在夢中也一刻不停地受着苦刑，一會兒呢喃，一會兒又沉沉着了。

冬日的天氣是短促的，天氣已是黃昏的時候了，她還是在沉睡著，她的面孔燒得更紅了，一條細細的汗流順着她那亂髮蓬蓬的鬢角上流了下來。

兩天以來，她竟消瘦了那麼許多，她的臉上罩滿了愁雲，額上的縐紋也增加了，她雖是在睡夢之中，但她的身子仍不時地抖了起來。

「『鷄大王』……饒命……饒命呀……哎呀……血……血淋漓的人頭……來福呀，趕快

拾起你的頭給自己接上呀……趕快……」母親的呼吸好像非常窒悶，頭上的汗流得更多了；驟然間她慘叫了兩聲，便從夢裏醒過來了。

「呀，我的身體很虛弱，我做了多麼怕人的夢呀……唉，來寶，你來……你坐在我身邊呀……」

顯然的，母親是受驚了，她緊緊的抱着我的一隻胳膊，我的胳膊放在她的胸口上，我感覺着她的心跳動得非常厲害，她的臉上罩滿着恐怖。

「唉，多可怕的夢呀，莫非……莫非……你哥哥的幽靈來纏繞我了……唉……多可憐呀……他死得多慘，他的孤魂無依無靠……但願我們母子能夜夜相會呵……」母親又傷心的哭起來。

媽，你千萬不要再胡思亂想……唉，你難道忘了哥哥的話嗎……哥哥要是知道你這樣自尋煩惱，他做鬼也不會安甯的……

「但是我多麼的想念他呵……唉……我是多麼的想念他呵……」母親哭道。

我把一條毛巾在火爐上熱騰騰的開水中蘸了一蘸，輕輕地給她揩去了臉上的淚漬，便坐在她的身邊勸慰着她：

「莫要哭了，媽，你看你的眼睛多麼的紅腫呵，你難道不能往寬處想一想嗎，你難道忘記了五里壕那一戰嗎……哥哥和他們那一隊裏的同志把『鷄大王』引誘到壕裏，整整的消

滅了他們三四百哩……」我用着那令人興奮的往事鼓勵着她。

「但是他現在却完了……而且……而且我們……幾時……幾時纔能返回我們的家鄉去呢……」母親憂鬱地說道。

夜裏，母親咳嗽得很厲害，她大約整夜都沒有睡着，當我從朦朧的睡夢裏醒來的時候，還聽見她在被窩內嚶嚶地泣涕着。

第二天的早晨，我們在這村莊上雇了一輛一頭馬的轎車，便辭別了那慈善的老太婆，向離這裏約有五六十里遠的火車站走去。

一生裏困守在鄉間，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母親，一看見那紅色的車站和那長得好像一條街道一樣的火車，便顯得非常的驚愕；當那尖銳而嘹亮的氣笛猛地吼叫起來的時候，母親便驚慌得微微地抖了幾下。

火車微微地蠕動了，漸漸地，樹林，村莊，都旋轉着似的滾到後邊去了。

「唔……這好像是……好像是地動呢……」母親驚怯地向我低低地說道。

坐在母親近旁的一個青年和女郎也都微笑了，母親的臉微微地紅起來。

「上那兒去呀，嬌嬌！請用一杯茶呀……」那女郎向母親招呼起來，同時微笑地將一杯熱茶遞過來。

母親羞怯地看看我。後來她漸漸地和那女

郎談了起來。

「嗯，你看，這孩子和我們的喜歡多麼相像呵……唉，你看她的臉龐……她的眼睛……真和喜歡一模一樣呵……」趁着女郎和那青年談話的時候，母親偷偷地向我說道。

她長久地默然地注視着那女郎，像癡迷了似的，漸漸地，淚流又順着她的面頰上流下來，爲了恐怕那女郎和車廂裏的人瞧見，她便急忙低下頭，用手帕掩住了自己的面孔。

午後，火車抵達終點了，那雄壯的黃河像一條泥龍般的橫在我們的眼前，我們的眼前是蒼忙的一片，只有一脈滾滾的混濁的水流在奔騰着，在遼遠的河心裏，帆船小得像銀白色的飛鳥一般地一隱一現地閃灼着。

河岸上擁擠着一羣黑鴉鴉的等待渡船的難民，小孩們哭着，女人們歇斯特利地叫喚着，大批的箱籠和雜具散亂地堆放在河邊的沙岸上，一些賣吃食的小販和脚夫們的帳幕星佈在河岸上，看來這些人羣好像古代的東方一羣游牧民族似的，一陣陣的朔風吹過，河岸上的沙塵便像烟霧似的騰漫起來。

我扶着母親夾在那些擁擠的難民的羣列裏，向船上擠了幾次都沒有擠上去，後來直到夕陽西下，岸上的難民漸漸稀少下來的時候，我扶着母親奮力地爬上了一隻人羣擁擠的小船上去。

河岸上的風沙漸漸地息止了，火色的晚霞

在對面河岸上的天際裏燃燒着，一輪落日漸漸地向河面上沉下來，那夢幻一般的醉紅色的落日的光輝浴在河面上，河水便撒出億萬光的微笑來，一片一片的冰塊像笨拙的大甲虫似的隨着波浪旋轉；在遠遠的河灘裏，船夫和繆索的若力們正在哼唱着一種遲鈍而憂鬱的歌曲。

母親立在船尾上，癡然地向我們剛纔離開的河岸上注視着，她那輕飄飄的黑色頭巾宛如要飛去似的在她的頭上飄揚着。

當那小船漸漸向前徐徐漂行的時候，母親的臉上蒙上了一層深沉的憂鬱，她的面頰上掛着晶瑩的淚珠，憂傷地對我說：「來寶呵，我們幾時纔能回去……幾時纔能回到我們的家鄉去呢……」

(註)「鷄大王」是晉南人民對敵寇和蒙僞軍的稱呼，因爲他們每到一處，鷄鴨便被搜索得精光，所以老百姓便送了這些野獸們一個「鷄大王」的諺號。

一九四一年、五月、宜水之濱。

★  
★  
★  
★  
★

# 林中

鄒綠芷

在紛繁而又忙亂的日子里，  
 這該是第幾次呢？  
 有如一隻被獵逐的倦獸，  
 我又徘徊在那  
 針葉樹與闊葉樹  
 所交織成的林木里。  
 X  
 靜靜地，靜靜地，  
 X  
 在那綠葉扶疎的蔭路上，  
 X  
 我是那末過分地沈潛於甯靜，  
 總是企望把焦煩與困累，  
 投擲在忘我的河流中。  
 X  
 因之，我屏息着呼吸，  
 X  
 我諦聽着我的脚步  
 X  
 擦過松針與敗葉的聲音；  
 X  
 我諦聽着斑鳩的鳴唱，  
 X  
 鷓鴣的召喚，畫眉鳥的  
 X  
 熱情的慇懃的叮嚀，  
 X  
 甚至那些昆蟲的翅翼  
 X  
 撞擊着柔草的微音。  
 X  
 而我也擴張着鼻翅，  
 X  
 貪婪地吮嗅着那  
 X

# 山野間

夢 白

也許你是一個來自海濱的漁夫，就你頭上那稀疏的白髮，與頰下那雪也似的銀鬚，我知道你是飽經風霜的過來人。你額上那一條條深溝般的縐紋，也就足以說明你是一程又一程地航過了人生的海灣。你什麼沒有看過，幹過。遇着後一輩人，年青小伙子不服氣，不聽話時，你會吹直了鬚鬚，輕蔑地給他一頓教訓：「哼！小伙子，俺老爸吃鹽強過你吃米；過橋也多過你行路呢！」但是，聽了這故事，你也會將信將疑，按着頭顱想道：「怎的！吃了這一把年紀了，還得向這小伙子學習嗎？」

我們這世界，原是無限遼闊。雖然有人在印度騎過巨象，狩過獅子；而也會穿着熊皮，坐過愛斯基莫人的雪橇，讓那些冷鼻子的，敏捷的格陵蘭狗，把他拖過那冰凍得成一片白光的海洋。但這種人並不多。平常，人們總是侷促于一隅。而我們的白紙上，就印滿了「牛角尖」與「狹的籠」這一類憂鬱感傷的詞句。是的，這世界原是海闊天荒，而天涯海角都能走的人，原就不多。那你何必緋紅了雙頰，慚愧自己見聞的寡漏呢！或為着掩飾自己，反而誣我所講的是荒唐呢！

你還是跟着我去走走吧！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那你就會相信一切了。現在，請你拆下了那一枝青竹竿，你要盡可能挑選一枝較粗的，我們要用它來做手杖。靠着它，我們才能制服那倏地從荒草中襲出的籐箕甲（一種毒蛇），也才能爬過那千年不見陽光的峽谷，而不為青苔所滑跌。——萬一摔了下去，那是要七日七夜才會到底的——還有，你得在襪縫裏藏着這一把匕首，山裏有的是豺狼虎豹；剪徑的綠林好漢，一聲叱喝，胆小的人就會癱軟了身子。用得着它的機會自然很多。萬一你走了運，沒碰上一點神話式似的危險，你也可以做你底旅伴，壯壯你的胆。你又得掛上一個皮囊，備藏着足夠半月的乾糧。當你深入那朦朧大蔽日，黑黝黝的大森林；那常是絲延幾百里，透露不進一點陽光的密林。那時，你就可以一邊諦聽着陰沈沈的梟鳥的夢囈，一邊咀嚼着它們；而不致作林中的餓殍；頂好，隨身還帶一個指南針，入山與出海，原是一樣，我們常常會辨不出那方是南，那方是北。

裝束停當了，那我們就走吧。

溪水的潮濕的氣息，  
 野花與松脂交融的氣息，  
 與那微颺所播散的  
 原野中的稻禾的氣息……

× × ×

可是，又一次地我覺察到  
 我的感官是如此地慳吝  
 而不予我以片刻的甯靜啊！  
 當那些穢穢的伐木人肩抬着  
 碩重的樹幹，艱難着步子，  
 從田坡走下了溪澗，  
 那末愈喘地咻咻而過，  
 當我聽到那從過量盛滿着  
 青銅柴與癩疤刺的籬筐下  
 頻頻地發出的窸息の嗚咳，……  
 我想到他們的焦煩與困累  
 是如何地不能與我的相比啊！  
 於是我加倍地煩亂着，厭憎着，  
 而更難以形容地羞媿於這末  
 久遠而鬆弛地厭倦着我的生活！

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

## 班長·牧師·牛 高崗

一、我們的班長  
 那個胖的，圓的

從日出到日沒，我們成天的走着。才盤過一重山，眼前又突然閃出一座山。剛越過一匹嶺，而第二個嶺又接踵而至。這樣子地，一重重，我們盤越過山山嶺嶺。腳底下起了泡，而又迸裂了。但我們總得鼓着氣，頭也不回地攀登上——一回頭，你的勇氣就會消失了！因爲前進與後退原是同樣的路程，而我們又絕不能在中途停下。一直向前走吧，或許再拔過這一座刀鋒似的山脊，掠下去，我們就可以從叢莽中尋出一條羊腸曲徑。它歪歪斜斜地，將引導我們穿過一個峽谷。這峽谷常是無底的深淵，蜿蜒地長流着一股清激的澗泉，一路琮琤地琴也似的彈奏着。攀着從峽壁底罅隙間倒垂下來的葛藤，一步一天涯。好容易，我們落到一塊小小的盆地上，那上面開遍了各種顏色的野花。於是，如在沙漠中發現了一座園圃，一片綠意，一滴清泉，我們看到了一縷長長娜娜的青煙，從一個小小的煙囪裏繞起來，旋又消逝在飛抹着晚霞的天邊外。隨着，我們聽到了幾聲犬吠，我們將多麼喜悅呀！我們是落到一個小小的，原始的村落裏來了。像月明夜的星星，疏落地幾間茅屋，點綴在這小盆地上。茅屋的土牆都頹殘了，敗壞的茅草像髮絲披散下來，給山風搖曳着。土牆上，開放着紅紅白白的星形的花朵，這大概是叫做葛蘿。簷前張掛着蜘蛛網，絲絡上絞纏着許多昆蟲的身屍，那只是剩下一層薄薄的皮壳了。

走得太疲憊了，讓我們隨意敲打一家的門罷。天也快黑了，天上的紅霞已開始灰暗，今晚我們就在這小村上歇脚。

「喂！喂！主人在家嗎？」

沒有回答。

「主人在家嗎？」

還是沒有回答。

沒法子，我們只好大胆地擅自把它推開了。這是一扇牛欄似的用竹板編織成的門，用一塊長石板做門閂，緊緊地關閉着。把石板掀開，輕輕地一推，門就裂開了。天呀！這算是屋子嗎？不！這只是一個有頂蓋的洞穴，比野獸的洞穴好不了多少。屋子裏黑沉沉的，要不是從壁上一個小小的窗眼裏透進來一縷稀微的光，我們簡直就沒法跨進去。借着一縷微光，我們穩約地看到一座土灶，和幾塊粗糙的樹幹——山裏人家用來做凳子的。這屋子裏很荒廢，像是好久沒有住過人了。一種潮濕的霉氣，從牆跟下發散出來。但在一個黑暗的角隅裏，却有二點小燈籠似的光，閃亮地直射着我們。這不是一對孩子驚異的目光嗎？走過去，伸手一抱，真的是一個孩子，他被我們抱在手裏了。不哭，也不笑，只是懷疑地瞪着我

是我們的班長，  
我們的班長跑得  
像水桶在滾，

發著格拉提的聲音。

班長急驟地責備我：

「爲什麼不睡到班里來？  
你沒有理由！」

當初我說好了寫詩，

後來我說行政方面已經答應，

最後我黏到班長的耳邊：

「晚上我搬過來了！」

立刻，他笑了，

板刷般的眉毛在跳躍：

「那末，我勸你拍舖板！」

那個胖的，圓的

是我們的班長，

晚上，他替我把棉被蓋上；

白天我向他告假：

「戰鬥準備，

大家沒有特別！」

當面他不准，

軍事會議上又提出批評。

「媽的，簡直把我看成你們一樣！」

我想着，我聽見班長在講：

「工作止我是排字，

軍事上我是班長！」

我們的班長跑着，

像滾着的水桶，

我們替他拾起了！

們，把眼睛睜得很大很大。好忍心的媽媽，假如我們是一羣餓狼，這孩子的小生命，就要悲慘地給連皮帶骨吞嚥下去了。可憐的孩子，你的爸爸媽媽呢？他們怎忍心把你一個人拋在屋子裏？

爸爸媽媽嗎？他們這時正在山坡上梯形的田地裏，收割着蕎麥或播種春秧，這得看節季來決定。田地裏農事若鬆點了，他們就在深山裏砍柴，採薇，獵野兔，或挖掘一種不知名的山藥根。每天，天一早，他們就把石板壓着門出去，有孩子的把孩子安置在角落裏，腰間像小棍似的給繫上一條麻繩，免得他向光爬出屋子外，給狡猾的狐狸，或貪婪的餓狼擄去。常常是有這樣的一個媽媽，早晨出門才乳過孩子，回來却只看一堆孩子的血蹟了。在孩子小手可能及到的地方，放幾塊糯米做的糕糰。爸爸媽媽走後，孩子就玩他自己的，餓了就抓糕糰來吃。起初，他時常呼囀大哭，但因哭也沒有人理，就索性不哭了。要等到天黑了，才有一個乳頭塞進他的嘴裏。奇怪的是他並不留戀這乳頭，他似乎覺得被抱在懷裏太束縛，太不舒服。吮飽了乳汁，他就掙扎着從媽媽的懷裏滑下來，在地上爬着，再玩他自己的。山野裏的孩子，就是這樣長大的。十三四歲時，他就是一個粗獷的少年了，跟着爸爸上山越嶺，肩並肩地工作，操勞。他已是一個生產的成員，能給爸爸媽當大半的工作了。

天上，撒滿了滿天星，一顆顆，像貓兒的眼睛。主人拖着全身的疲勞，蹣跚地回來了，當他們看到屋子裏有着兩個生客，他們並不「呀！」地一驚叫了出來；表示他們的驚異。在這山地裏，落腳借宿的客人是常有的事，沒稀奇。他們是夫婦倆，身體都強壯的像樹幹般的結實。

「對不起。主人，驚擾你們了。」

「莫要緊，官客是打山那邊來的？」

「就是的，今晚請撥過角落借宿一宵。明天一大早，我們就將和太陽一道上山了。」

「出門人，莫要緊，只是倦厝內沒打掃，醜醜髒髒的！」

我們被這真誠率直的招待所感動了。他們那一種敦厚與諄樸，在我們城市裏的人看來，是十分天真，而又爽氣得可愛的。

他們沒有洋火，這裏的一切，還是樸素地停在原始的狀態裏，用一把火刀刻劃火石，讓跳出來的一星火苗，落在火絨上，火就慢慢的生起來。他們用松脂柴做燭，燃好後擺在瓦盆裏，屋子裏就光亮亮，暖烘烘的了。金色的火簇快樂的閃跳着，我們的影子被拽長在牆壁上，一幢幢像一個鬼影。這時，對着脂火，對着人，時光似是倒流了幾世紀，我們又一度生活在

斷了銀的洋鉄碗。

## 二、歌唱旁邊的牧師

——某一次晚會，歌唱的聲音感動了一個作爲來賓的牧師，他是在我們聲音的傍邊。

我們唱起了歌，

掀起那聲音的海，

你在旁邊，

你在聲音的海之旁。

你站起來了，

你要說話，于是走上台；

少操作的白手

向聲音的海搖擺。

海的聲音在激蕩，在高揚，

白手在虛弱地搖擺。

你說：

「我知道，並且看見了，

耶穌原來在這里，

主所說的明日乃屬於你們！」

白手繼續搖擺，

像在探求一個渺茫的謎，

（也許，原來的那個謎底誤你一世）

聲音的海更激盪，更高揚，

白手却飄忽得

像水鳥，在向海沫追逐。

## 三、同志，看見我的牛嗎？

走在瓦礫堆的老婦人，  
突然看見了我們！

原始的生活中了。

吃過夜飯，主婦抱着孩子，哼着催眠歌，嗚嗚地縮到舖上去了。主人吸起了煙管，青煙遊絲似地縈繞在屋子裏，把空氣弄得更溫暖了。這時，只要我們肯開口，是可以聽到許多故事的。不要錯過機會了，趁着脂火燃燒得正炎，讓我們盡性地享受這一個原始式的夜晚吧。

「主人，今年的年成可好！山地裏可安靜？」

「收成是還好，天公沒薄待了我們，春裏我收了幾担蕎麥，七月的稻子看樣子也不會壞。但山地裏却不平靜了！我們連豬也不敢飼了！」

「這怎樣講？」

「是這樣的。近來俺山地裏出現了一股匪，說是剿沒完的張雄南的爪牙！和日丙（本）鬼有了勾結，專來攪擾山地裏人家。他們貪婪得像虎狼，見着豬就開槍打。比如大前晚吧！張家二嫂子，她飼肥了一頭大公豬，足足有三百斤左右。她的打算是把豬飼大了，敬過大菩薩，然後賣來做棺材本的。誰知在大前天，三更半夜裏，她聽到「碰」的一聲，一個人從牆上跳進了她的天井。接着，門給打開了。一羣人執着火把，拿着槍，臉上塗黑塗紅，一個個裝得像青臉惡鬼。把張二嫂子的公豬從欄裏趕出來，用大刀給宰了。她叫得同被宰着的豬一樣高，一樣慘。可憐呀！那羣匪鬼子用大刀押着她，她一把淚，一把涕的給他們生火，燒水，刮豬毛。用她的油，用她的鹽，在她的鍋裏燒烤她的豬肉。你想想！她的心是怎樣的悲痛呀！那羣強盜大吃大喝地鬧了一夜。到第一遍的雞啼了，他們才丟下豬毛，豬屎，拖槍槍柄，醉昏昏的鑽回去。」

「呀！我們是聽得跳起來了。」

「隔日，紅猴到林子裏去拾枯枝，發現了張二嫂子用一條褲帶吊僵在一株松針上，舌頭伸得長長的，幾乎祇着胸脯，七竅裏滲出一滴滴鮮血……唉！」

主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煙管裏的煙屎，拓拓地敲在地上。然後又裝了一泡煙，絲絲地吸了起來，似乎要把所有的鬱悶都和着煙霧吐出來。脂火紅紅的照了他的臉，那滿是路鬚的臉。屋外，山風吹打着松林，像海潮拍着堤岸，發出陣陣吼嘯的濤聲，鼻在叫着。

「這樣子！山地裏真也不平靜了！」

主人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同去！」于是被柴皮般的手拉進了一扇小門里。

她的手微抖着，費心地從茶罐裏斟了茶。

用手撤了把鼻涕：

「你看，連我着在身上的褲子也給剝去，真造够了孽。」

一些陌生的人進來了，

老婦人忙亂地指點着

我們像展覽品

被他們觀賞，然後

被他們用各種要求探詢。

「昨天又追到赤沙灘了嗎？」

我們的回答成了他們鐵硬的證據，

他們笑得像孩子，拍着手，

他們逐漸走出，

把證據去滿村散佈。

進來了一個滿臉出汗

像淋雨的玻璃的中年人：

「同志，看見我的牛嗎？

角上繫了紅布的！」

「很多很多，同志們都看見的。」

老婦人笑得蛤蟆似，搶着回答

她要什麼都比人懂一點，

「同志們會得來分還的，

你問他囉！」

于是她又等着我的話作證據。

完

「啊！客官，還不止這樣呢！現在，俺山地裏的人家，誰也不敢儲蓄一個錢了。有一個，俺就開銷它一個，免得吃苦頭，鋸斷腿子，變做一具活屍！」

「什麼！有錢要鋸斷腿子？」我們覺得這太不可思議。

「客官！這講起來更慘了！使我不敢相信。這像是計定俺山地裏的人要窮死餓死才可以死拚活，流盡血汗才掙得來的。俺們世它看做心肝寶貝，就是只有幾個錢，也要十裏八裏，一層層的用麻布細紮起來，像是怕給老鼠咬去的。俺們有錢，又不敢放在一起。東放一點，東放一點。塞在牆縫裏，或在林底下挖個窟窿放進去。那班匪崽子的鼻孔比狗還要靈，一嗅就嗅着了，選了一個好夜晚，他們上門來收租了。」

主人立了起來，他在瓦盆裏添了幾枝松脂柴，火把松脂溶化得嘩嘩喇喇的響起來。火燄熊熊的閃跳着，伴奏的是屋外呼呼的松濤。

「那般強盜又狡猾，又兇狠。當他們打開了抽屜，撕裂了布袋，還搜索不出一個錢時，就大大的惱怒了。好狠心呀！他們舉起了鋸子；不用刀，不用鎗，而偏用這種鋸木柴的鋸子。把縮成一團，抖顫在一旁的被劫者拖過來，按着他的大腿就拉起鋸子。鋸齒深深地沒進了肉裏，隨着一聲慘叫，血和肉就像木屑似的，紛紛的落下來。

「恁母孃！錢藏到那裏？拿不出來，表仔！要錢不要命！看恁爹鋸斷你這隻狗腿！」

你想，到這地步，他怎能不招認呢！

「呀！哎哎……不要鋸……在牀底……掀起……磚頭……孝敬給……爺爺……們……吃好茶……哎！」

他癱軟在鮮紅的血泊裏，連呻吟都微弱了。

牀底下的一塊磚頭被掀開來，強盜們搜出來一個包裹，解開了，幾十個大花邊叮叮噹噹的響亮了起來。但他們的鋸子又舉起來了：

「還有呢！再說出來！」

「無……了！喂……幾年……才積下……這一點……無了……哀……哎……」

「恁孃媽！無了！好！恁爹再鋸就會有了。」他們又拉起鋸子，照原來的齒位鋸下去，

骨頭蟋蟋地響了起來，血和肉又像木屑似的紛紛落下來。

「有……有……在牆跟……的洞……哀……」

唉！就這樣子！鋸着，招着，招了又招，直到藏着的錢搜索完了，而腿子也被鋸斷了，天也大亮了……而我們山地裏人家也活不下去了。

主人憂鬱地把頭垂了下去，瓦盆裏的大燄也漸漸地微弱了。睡神趁着這時踱了進來，用一隻輕柔的手指，輕輕地合上了我們的眼皮，我們底頭也都掛下了。

卅年仲夏



# 馬來亞的狂人

(續)

S 褚威格作  
陳占白譯

「我不知道我這樣待了多久：一個永恆，也許：我不能夠把自己從我的意志的這種靈感拖出來，我的癡狂的放肆恰巧使我麻木，但是她不能忍耐得更久。猝然她帶着她的動人的輕巧朝衆人掉轉身來，說：『我有一點點累：我今天想早點睡：晚安！』她已經在我身邊走過，用頭給我作一下出自一種冷淡的禮貌的見禮：我還看見她前額的摺紋，跟着祇看見她的背，她的裸露的背，清新潔白。在我明白她在走了：我再看不到她了，我今晚！我依然可以希望拯救她的再後一晚！再不能和她講話之前，一秒鐘過去了：那末有一瞬間，我在明白那個真理之前待着不動：於是：於是：

「但是等着：否則你不會完全明白我的那為的愚昧，的荒謬：我得首先給你正確講述這些地方：我們在總督府的大堂裏面，到處燈火輝煌而且差不多空的，在這個無邊的大堂裏面：舞伴已經回去跳舞，男人回去賭博：祇有一些人羣在幾個角落談話：因此那個大堂是空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人注意，在燈火通明之下表露出來：她以一種緩慢而輕巧的脚步，兩肩高聲，這邊那邊答一個禮，具有一種無法描述的

儀態，走過的就是這個廣大的，這個闊落的廳堂：帶着在她身上多麼使我神奪的這種不可多得的及具有一種使人寒心的威嚴的甯靜：我：我沒有離開我的位置（我剛才對你說過），我在沒有明白她走之前好像麻木了是的：當我明白了她走的時候，她已經在大堂的那一面，正對着門口：於是：噢！今日想到這件事情我還臉紅：一種神祕的力量突然抓住了我，我奔跑！你聽到麼，我沒有走，我奔跑：我走過大堂跟在她後面奔跑，大堂迴響着我的沉重的短靴的聲音：我聽到我的脚步，我看見所有掉到我身上的驚奇的目光：我許因為羞慚而倒地：我在已經意識到我的瘋狂之時還老是奔跑着：可是我再也收拾不了：我在門口趕及她：她掉轉身：她的灰色的眼睛一把利刀是的透過我，她的鼻孔因憤怒而顫慄：我正裏吞吞吐吐說話：於是：在這個時候：她哄然大笑：一種響亮，自然，真摯的笑，而且，清晰地：多麼清晰，使大家都可以聽到她：她說：『啊！大夫，你現在才找到給我的孩子服藥方麼？真的，這些學科學的人：』恰巧在旁邊的幾個人放懷大笑：我明白了：她賴以脫險的自制使我昏頭昏腦：我在我的皮夾裏面檢尋，在一本本子扯下一張白紙給給她，她不經意的拿了那張紙：在未走之前：也不是沒有一個感謝的安詳的微笑：起初，我感覺寬慰了：我看見我的瘋狂的行為補救了，形勢好轉了，幸賴她的特出的冷靜：可是我也一樣明白在我一切都完了，我的暴燥的瘋狂使這個婦人現在對我生出一種憎恨，一種有甚於死的憎恨：現在，我可以把我的門敲一百次，她也會像趕一條狗是的把我趕走。

「我在大堂裏面一顧一蹙：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用眼睛釘着我：別人一定覺得我奇異：我走到酒吧，我連續喝兩杯，三杯，四杯拔蘭地酒：這樣才使我不至昏倒地上：我的神經再也支持不住，它們像麻木了是的。跟着我偷偷的從一道小門走，如同一個犯罪的人：無論你把世界上什麼東西給我，我也不會再走過這個大堂，她的響亮的笑聲的迴響留在這個大堂的壁上：我走到：幾個酒窟裏面從事喝酒：像一個想在沉醉裏面找到遺忘的人是的喝酒：不過我的知覺可沒有死：那個笑聲，那個尖銳和不良的尖聲留在我的身上：這個詛咒的笑聲，我無法使它停息：次後，我又在港口逡巡着：

我把手鎗留在家裏，不然我許自殺了。我沒有別的意念，我回到旅館：想着火器放在那裏的我的箱子左邊的那個格子：祇存着這一個意念。

「爲什麼我沒有自殺呢？我對你起誓，這不是爲了快惱：按着開關冰冷的鋼屬在我許是一種解放：可是我如何給你解釋這個呢？：我覺得我還有一個要履行的責任：對喇，這個援助別人的責任、這個可憎的責任：她可以需要我，她需要我，的思想，使我失去常性：我在星期四黎明回旅館，而星期六：像我對你說過的：星期六那條船便開到，而我知道這個傲慢和驕矜的婦人甯死也不願意對她的丈夫及對世人告白她的羞恥：啊！想不到沒有反省而浪費了的寶貴的時間，想到使一切台時的幫忙底於失敗的我的瘋狂的處弄，我是多麼痛苦：整整好幾個鐘頭，對啊，連續好幾個鐘頭，我對你起誓，我在房裏奔來走去，我絞盡腦汁看看我如何能够接近她，補救我的過失，救援她：因爲，我確實知道，她不會許可我走進她家裏的。她的笑聲還搖撼着我的神經，而我老看見羞惱怒的顫慄攪動着她的鼻孔：整整好幾個鐘頭，我在我的房間的三公尺地方大步走着：天已經亮了，早晨已經在那裏了：」

「猝然，我走到桌子之前，我拿出一本信紙，開始給她寫信：給她寫一封像一條狗的悲號是的怨訴的信，我在這封信裏面哀求她寬恕我，對她說我是一個狂人，一個罪人：我在

這封信裏面懇求她信任我：我向她起誓以後馬上離開這個城，離開這個殖民地，以及，假如她願意的話，離開這個世界：她要她的寬恕和她的信任許給我，讓我幫忙她，在現在還是及時，恰巧及時的時候：我這樣寫了二十面如火如荼的信：這一定是封瘋狂的，作孽語的信，因爲，當我離開桌子的時候，我滿身大汗：四圍的一切搖搖欲墜，我不得不喝一杯清水：次後我想重讀我的信，但是，從第一詞字起，我便顫慄：我發抖着把這封信摺起來，我已

經拿了一個封套：在這一頃間，一陣顫慄逼逼我所有的肢體。我一下子想到了那句真實的話，那句決定的話。我重新執起筆來，我在最後一葉寫道：「我在這裏——在海濱飯店——等候你的寬恕。如果在七時我沒有你的答覆，我便向我的頭開一下手鎗。」

我拿了信，叫一個聽差，把信給他命他馬上送去。我終於把應該說的話都說了，都說了！

(待續)

### 編後記

編者

這一期，我們盡量地讓出很大的篇幅，刊登了三篇小說，而且，我們還很高興的向讀者諸君介紹了青冰先生的「女人的故事」。作者以前究竟發表過作品沒有，我們無從知道；據他的來信，說這一篇曾經改寫過很多次，而且很謙虛地說：「這末一次稿子，還是會自己一看就臉紅。」但我們却從中看出作者的，筆的慎重，觀察的深入以及有希望的寫作前途。

李雷先生的長篇敘事「詩荒涼的山谷」，共分六章，共計一千餘行，這裏發表的是第一章，是可以獨立的一章。作者的作品雖不多，但風格的特殊，字句的簡鍊，是業已爲讀者諸君所熟知的吧。即以這「荒涼的山谷」的第一章來說，除去上述的兩個特點不論，使我們最感歡喜的，是那純熟的口語的採用，以及調子的親切。關於文藝上的民族形式的論爭，現在是業已過去了，我們所要求的應該是民族形式的作品的產生。在這意義上，李雷先生的這詩也是值得注意的。只可惜限於篇幅，不能把「全豹」貢獻於讀者諸君之前。

下期的內容，有田濤，李岳南諸先生的小說，以及姚奔，厂民，彭燕郊和高崗諸先生的詩，特先預告。

# 改進

第五卷  
第六期

## 要目

抗戰建國四週年感言

陳儀

美國在南海的賭注

美國 R·A·斯密士作  
劉獨峯譯

從一八〇度子午綫論美日關係

李萬居

侵略戰爭中日寇的危機

蔡力行

蘇聯紅軍的實力

美國·新羣衆週刊  
白瑛譯

蘇聯技術之發展

蘇聯·菲烈波夫作  
白瑛譯

蘇聯國防經濟建設在極東

日本·東洋經濟新報  
馮河清譯

鄉井(小說)

邵向陽

### 定價

每册零售：四角  
半年六册：二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四元

# 改進出版社發行

## 現代青年

第四卷 第三期 要目

「欲速則不達」  
頭，政治工作的再檢討  
言 攝大慰勞將士

思善  
雲峯  
圭如

德蘇戰爭與遠東

蔡振揚

在烽火中的敘利亞

高時良

動物的擬態(自然知識)

H·德藍夢德作  
毓麒譯

論戲劇的過去及其將來

邵向陽

演員的修養(戲劇常識講話)

社菱

談汗(生理常識)

陳泓

英國的「蚊蟲艦隊」

N·湯姆生作  
許天虹譯

今日的葡萄牙

白石

繡湖書院和蘭友先生(散文)

施稔

「蛻變」(讀物介紹)

隱秋

紅海的祕密(長篇連載)

法·H·德·孟佛萊作  
雷地譯

青年 礦場小景

藝生

文藝 墾荒者

綠夢

### 定價

零售每册四角  
三月一元二角  
九月三元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特准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福建省企業特種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經營事業之一——

## 經濟部備案

資本金——壹千五百萬元  
業務——本省工礦實業

### 出品種類

材	器	信	電	具	工	器	機
張	紙	良	改	匹	布	細	粗
料	肥	效	特	革	皮	綵	精
精	酒	煉	提	粉	麵	製	機
藝	工	術	美	築	建	木	土
料	藥	工	化	力	電	給	供

寄即索函本樣書明說錄目有備多尙品出他其

永安辦事處	永安	福州辦事處	南平	浙江辦事處	金華	浦城通訊處	浦城	第一中心工廠	南平	印刷廠	南平	紡織廠	南平	麵粉廠	南平	造紙廠	南平	肥料廠	南平	皮革廠	南平	工藝廠	沙縣	酒精廠	建甌	煉糖廠	南平	器材廠	永安	煤廠	永安	永安電廠	永安	沙縣電廠	沙縣	南平電廠	南平	龍岩電廠	龍岩	漳州電廠	漳州	仙遊電廠	仙遊	南平福利醫院	南平	南平福利小學	南平	南平消費合作社	南平	南平福利農場	南平	邵武福利農場	邵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期零售每冊五角

郵政信箱 南平第五號  
自動電話 三四〇九  
無線電報 〇二一〇  
總公司 福建南平